

豐城縣志卷之二十五

藝文志二

文頰 目錄

薦徐禡疏 陳蕃

御書味書閣謝表 徐鹿廊

敕書樓記 周諗

智度院記 胡寅

豐城縣儒學詛 黃彥平

瓠巷隄記 蠱德秀

龍光書院心廣堂記 朱手

寶氣亭記 隆漸

肚穫壇哉 劉克

味書閣詛 劉克莊

水束驛詛 雷宜中

龍澤宗賢祠記 范登

重修學詛 揭喚斯

貞文書院記 歐陽元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目錄

同文書院集義堂記 趙丈

荷閣義塾詛 吳澄

重修儒學記 胡儼

重築嗽城南娃記 李裕

新靖詛 楊廉

三賢嗣記 李夢陽

重修縣城記 高家

鹽域縣洛証雷禮 楞忠愍 莉訶劉日容

北澤觀風行臺記 雷疆

新柴俞江隄詛 夏良勝

重修儒學詛 吳道南

重建啦堰石埭記 李瑄

劍柬義館詛 陳文燭

漕政解愍記 羅大任

欣聖嗣託 蔣汐瑚

重建龍光書院記 徐郎登

永便倉記 唐大章

重姓縣堂記 宗彝

重修儒學記 隆履敬

學田詛 劉禹鬻

均甲碑記 介配元

白公堤訊 朱軾

龍山書院詛 李基

沙湖訪舊記 丁典

重建學官記 盛逢喇

盟邑城內溝濠記 滂志道

徐孺了讀書臺記 唐光雲

改建嘲帝廟詛 朱蠓械

蔣只義捐學田紀 顧錫刮

七星确記 袁守定

邑侯漪明府清理錢糧積弊哉唐免婁

豐城縣志卷之乙十五

萎丈志二

交類

薦徐穉等疏

陳蕃

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息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父為陛下出當輔弼明時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頌川李曇德行純備著於人

聽若使擢登三事勝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

御害味喜讖遺安堂訓表

徐鹿卿

書帷夕說閏日未幾易晝芒寒自天有隕神筆一施拾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一

潤澤衡矛倍長於聲光日益駭於榮觀手不知其自舞臣某恭以我宋淵微之家學每因暇日遊戲於法書有如私室之扁題尤示聖恩之優異或野處賁詞臣之第或成功旌動舊之門藏在名山具存奐典歷敷西江之盛事淤昭列聖之宸奎太祖表洪氏之義居光堯書萬里右齋額然名德乃膺是眷豈么微可擬其偷伏念臣少也多奇長而無越短檠二尺妄窺住聖之微言破星數間近守先臣之故址苟焉葺理於以藏修讀書之眼已晉負郭之田何有謂學問求放心而已而貧賤庸玉女艇成得一善則服膺食知其味恐多財而益疾獨遺

之女英半日咀於窮年夢寐不忘於清夜淡而弗厭染以忘憂此微臣飭己之私亦古者刑家之意輒圈閱燕乞假寵靈力虞鈇鐵之誅忽委琳瑯之賜包齊南斗奪星珍之光芒勢聳乾龍煥雨簾之晶彩增盤谷山泉之重貫豐城干莫之精陽和不擇地而施海宁舉聞風而起茲益伏遇皇帝陛下道包萬象天雛多能心上徑禴本廣厦釉礎之論毫端造化同冰崖雪屋之春凡陪虎觀之清遊隨探驪珠而必獲察臣研精磨鏡之帖憐臣嘗躬耕隴之勞簞頌肆筆之書下飾躬山之陋臣敢不祇承帝賜仰對天章六宇寶傳與六徑而俱寄百金產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二

荷期百世以流芳永垂勩於子孫庶酬惠於君父  
記

勅書模記

周 謗

上恩具之明年冠元皇祐杓建赧訾之初豐城勃書樓成長棘寺丞郊侯授筆于周子書革故也宮城通制凡邑吾民宜救令必壯署以炭其位位有表必轍門以吭其署署有吭必威俗以制其觀乃冒門梁厦曰樓將以嚴甲命而虔王命也完版圖而厚生齒也故額繇是皋惟江西瓣治邑七十引上游者茲為望初具平麥十月侯甫薤厥事偃然殲弊病補廢弛彼梗且秕耘去署既

期載中商民亡駭政乃曰位苟稱砾作弗圃欵際焉足  
勤吏飾若厩舍之右前治更茸僅仿迄是樓會守將幾  
重歛而息今按所委之材得請於府遂稽工程力劾朽  
撒敗隆其瓮砌役弗外撓督俐須備則擇繚垣老樹之  
材者會數浹日考焉輪焉制作度焉公庭桃焉觀者毅  
然所謂甲合版回則禽焉君子曰樓者嘒嘒然明也明  
於外景物形勝之謂歟中民疾苦也明於內除衛顯做  
之謂欺馭吏之儉黠也若其內外明政命行童贊煥之  
營而實治之經欺夫筋燕嬉豔賦詠不苴蓮而嗟夫仁  
人之作也勿亟是宜民不復勞而君子將其美故書樓

成十月二十日記

智度院記

胡寅

事無記無以傳久遠有大事不足記而有小足記者有  
常事不必記而亦有雷記者人生必有業古之民業四  
今之民業七既服耒耜而又孰斤刨既通貨賄而又操  
弓矢失常變守益棄材也治道所惡君子不言也各安  
其業不相侵紊猶動物不植走物不飛理之固然則又  
不必記也均是農也或鹵莽或力田則力田者可取矣  
均是工也或奇表或信度則信度者可取矣取之以勸  
能者戒不能者則不以其糶故常事而無記也今火服

儒衣冠則當修仁義禮樂一取正於仲尼乃其業也詆訾先聖而崇嚮異端五欲貪污而持守齋素殃民害物而讖祈罪福賓諸所無而談論空寂擒之棄材焉則無可稱者矣去父母毀膚髮攻苦學佛焉廣官大廈以事佛而艚其徒相典雅隆而不替此為僧人常業也凡其所建立必求吾儒之能丈者以耙越之疑若不必記而君子有不免為之言者亦因其教寓勸戒焉耳既已為僧而又隳敗其業甚則破戒律私妻子近屠沽市販或至案寺而出后風雨敗佛像徑卷為妻藪亦不額恤如是者泉矣划能不畔其教而守其常業者豈不足道乎

豐城龍澤寺主僧廣照以修佛事椽化有徐氏應克父子施最厚廣照不私已盡用以葺其廬凡殿堂門闔察庖浴區丹青鑄覓物物咸稱守在邑東五十里山崦中松篁蔽虧澗壑舂撞人之佳處也雅典王子秋末予侍親自杭西行至是少慰焉家君愛其邃深清曠雷度各舂甚適明年夏四月將去而之衡山廣照請日山僧垂老多病劬瘁於此星永咎有士大夫車轍馬跡也今幸辱臨得一言刻請石沒酋不恨子既許諾又以其事問諸邑里無尚毀者遂為之記益嗅世有當為而不為不當為而為之者則凡能為而不失其分者為可嘉也稚

興三年秋九月十有入日記

豐城縣儒學記

賁彥平

先生之教始於家塾而君子之學亦先於父子之仁何哉受中以生親嚴禮具邢同焚僚賁忙君師於是制其常產而授之田桑養其常心而申其孝弟自家塾而至於崇庠術序而後國學之政行焉此苑王右教也父子之仁破於國則為君臣之義接於劬則儒彊至之形知人道之可於則終之溜之尊也知天道之可至則至之聖之事也知之於貝石始條理者也聖人老於天道艇條理者也金聲而玉振之此君子之學也孔子曰十室

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孟子曰嘉舜之道孝弗而已矣盜秧洽人以仲尼則可便是民為堯舜之民是有侖焉若治己以仲尼則君子不謂命也孝弟忠信性咸在玻而世有不可典人堯舜神尼之道則莎日暴自棄而已自暴自柰者法之所威禮之所不酋二帝三王之治所以人偷明邦本固以其免役勸姐血袋世自痧苟簡者異也紹興十三年天子中典大學州躲亦往往建學而豐城令雷繼建砥德右先因人之願徙學於城東面勢惟新考室加舊高明塞殿含奠及時大君師之教命餽捶而逮於士矣士之所及先務者尚友於一鄉之善

士以存者局未足又尚論古之人盛城士乎千數何所矜式親者凝私達者近諛嘗相典求請古人則王季友其庶麓年博極羣書而孝翹笛不群手當時公議以風后力牧期之學問淵源於竟舜仲尼之道不建矣邑無君子斯焉拔斯以古況今彼生可畏願諳生勉之朝於斯窮於新並心誠意而友先哲於斯學咸行尊祿在其  
中焉余年無幾幸見尤

觀巷隄記

豐城為贛吉卞流地勢窪甚殘春夏水暴至力躲敷十里循荀巨澤原兀然唇中以隄自障堇堇不沒以改傍

縣之田率以夏涂退然後敢郎功夏秋之交水勢般則治江岸以购水歸道俾無橫溢幸得迄穡事歲以為常疽熙成咸水齧鰈上流之岸曰觀巷未幾丑齧下流之岸曰蕭象瑤始隙甚微簧土可窒衰輸尽情弗究弗蔑威愿滋久至大噴決由是傍瓢玄田無稔歲熟硯莫可奈何慶元两辰永嘉林君仲懿來蒞邑政奋所念務泉拟是告君課吏具水所侵歹以廬計者入干一百有二图贤計者大千二百六十入米不入民庾者為石九千萬有奇殺不入公康者為石五千有奇唱曰是豈糶事哉既疏請於鄙核者會轉運判官趙公善悉提舉常平

王公容俱遙屬按硯復命口信則哄捐餞出粟福所斲  
劃枷邑而責成喬林君於是以身恕役而分隸典地於  
丞若若尉又禮致躺官之員典鄉士有信義者枚避基  
之僥於財而不瀆於官浮居氏之有幹力而畏事者共  
集之上率以誠下相以力不督自勵以是年之十一月  
經始明年之二月迄事觀巷累土為六鈹廣下面般上  
下之址為丈二十有五而上取四之一高二丈有四尺  
而修則七十丈聶家擋為賴者四脫觀老址廣五之二  
而上殺牛之高五之三而修又牛之又以其餘力焙干  
隄凡十八處培粟稅亭石埽以殺上流水勢俾不得疏

出石隄所以為捍禦計者甚至通工匠共五萬三千七  
百九十有五無一怨訾是歲水不暴民田於是卿父老  
走書來謁曰茲役也甚重且艱非賢部使者之恤民隱  
賢命尹之翰於興荆除害莫克譽願為記久違余日父  
老言是夫事敗於忽功隳於成父老識知茲役之重且  
艱也繼自今艾韶子兄勉弟相與諉硯性謹磷苴漏補  
使無底於敗與隳後新命至首舉以告上下相戒以無  
忘厥初則爾父老得以裕生理養子孫優游其間而鱖  
夾得以整公家之所入無急迫操切之政利頭不博哉  
則書以為記而使刻之石時慶元戊午三月初吉

龍光書院趣庭堂記

朱子

盛水之夏陽熊世基世琦孰趣來學之明年乾道戾寅歲也為友人榮塘陳自倪請名其所構龍光書院之堂燾榜其闔曰心廣且囑以敷暢厥義復之曰人生兩間孰無此心心者貫萬事航萬理主宰萬物者也然則若之何而不廣乎尅其所以為庸苦者則心廣矣害廣者莫甚於人欲自容貌僻氛頰包之間而察天天理人欲舛毫之分耳益天下之道有二菩典惡也以天命所賦之本然為善以物欲所生之邪穢為惡揆厭所原莫不好善而惡惡也然未知善惡之其可好可慈則不免累

於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是以大學誠意謂意有不該則山有不廣虹不庸則體豈能安舒哉心廣大體安舒德之潤身者能如是夫此善之所以明心之所以廣也肉劍昭明表衷洞徹斯可蓋規模之大條理之密矣為學之功且當常存此心而不為他事所勝熹嘗聞此於先師之教惟實用其力致之唵要必有以識平誠然後有以用其力且人之硯聽言動局為而然哉心有所向於是也必立志以定其本君敬以定其志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皆所以求廣之功也人靈於物土秀於人以一心之微萃萬事萬理盍思夫萬物皆備移我捌

可見共用心之廣如晁其或顛到謬迷則亦不思之蓬  
歟建來之朋往往秀律傑出如吾世基兄弟亦可典稀  
聖賢大學之道者致以是諭共講之而揭於堂之壁也  
若夫唇崖姨石蒼藤吉木度石梁而水聲潺潺照橫岡  
而自雲滿川此堂之前後左右勝概屈愿在目有可觀  
者椒叢篁以供吟嘯疏蓮沼以縱遊賞誦詩讀書以識  
聖賈之悟趣彈琴鼓佳以歌先王之風化仰羅卑之高  
腰龍光之耀此堂之東北西南佳致洋洋在耳有可聞  
者熊氏金昆玉友居斯堂豈不重有所儷動奮發而興  
起好善惡惡之心哉何時血衾弗徐用賓友人系季通

劉平父呂季叔覽觀之以自慰也額今有所未暇姑記  
其大概避此心之廣大如此因書以自警并以告自倪  
云

員氣亭記

陳漸

豐城為江右巨邑地以雙創重考之圖志張雷苴述距  
今縣治西南幾三十里而密氣亭獨據躲律盜後人証  
之以為觀瞻悽企之所江山橫陳城郭映帶連檣巨艘  
東西行者悉過共下貴一邑之勝概也嘉定奢末后旦  
失火曆焉於是零陵唐侯遭撫是色慨然咨嘆因舊址  
而五新之工不告勞民不知役闢敷月而亭成規模輪

奐宏澗偉麗視地為禡一日要丁而言曰賓氣為亭莫卸藏月然斯亭延客步概見於山谷先生之詠百有餘年不幸而毀於火亦幸而遏舊觀子盍為我記之予謂物之興廢有數而山川英靈千古不强戚當紫氣上鳴之歲中原未釁司馬氏骨肉猶亡恙也剝之出意者將為時月而迄中台之拆霄不得委功一割其去而龍化宜矣然劍雖不留而所謂山川之英靈不在彼或在此嘗試登斯亭而望焉天高月沉夜籟虛寂斗牛之間疑君默耿者猶在豈其威張雷之精誠而遇猶不遇路不茫不謄於此平抑是邦典靈之氣洩而復蓄瓣不屬諸物而屬諸人乎則夫始察而符月之必有出於張雷之右者非候其誰典歸侯名咎字可大開碕乙丑進士敬而女寬而有立君子也

社稷壇記

捌 充

先王建國宅土之中以臨制四方帶萬分土以封諸侯因建為社知萬物之生茵民之命悉本於土國恃以立故於祭法為重祀泰既裂郡縣漢始定天下雨以公社里社詔躲而不及郡國意者豚眾而民覲欲廣其裙重肥所以重民也今荒僻林谷扮榆叢蔚者有壇有道歲時父老率里閭搞斗潭豚蹄伐鼓坎坎有祀有腐且不

敢忽培敷尺土建一拳石非重役也弗封弗稽弗除鵠  
閭忽也志不在乎民則念不及於社為朝廷寄百里命  
以左右民而捍大災禦大患祈年報本閑園休戚可忽  
諳豐城舊有社距原洽東南教百步位陽而土剛歲久  
蹊遂絕溉牛羊芻牧荒穢狼籍春秋二祀皂役假緇黃  
空冷之字遵豆盥簋臨時取具有司設席望拜唱禮皋  
而退邈不知頑讖安在哉零陵唐侯醜澡銅篆政敬簡  
有體常賦外縣得用者絲忽弗取悉輸於學為麋慙躬  
考俊民而教育之暮年教洽俗酷將春行社禮喝曰民  
為重社稷次之教既行乎民禮莫重於社先後次舉陶

襍匠木帥舊址局壇壇有垣齋宿有廬石繫臍次楹桷  
鞏飛仲月戊子候率同僚豐鎔牲秀皮以印泥觀者起  
敬嗅曰儒者之政即心而觀則有志乎民矣且又曰有  
民八焉有袍穆焉何必讀書恭後為學子路一言失次  
夫子弗悍戮侯得政之體知磴之序其學本於夫子先  
王欲行仁政建國封請舔即此心行此政社稷臣君子  
又於此乎觀是役也工弗及民庸故不以日書費不及  
公帑故不以繒書為紀其所以興所以廢所以復典觀  
者之言以敢我後人俾勿壞云

閣在豐城山間各子賤潘公也筆廣微袁公也徐右司德夫讀書其上有年矣去而仕矜朝因以其所讀者為天子言之忠憤激發幾寤上意竟坐是由省簡放還故山或竊笑口世益有剽竊涉獵書之豪芒而光顯過合者德夫無所不讀顧齟齬流落如此意看書誤德夫邪德夫甯能常味此無味之咏邪德夫亦笑曰有是哉夫書無窮盡味有淺深嘗試以古令人觀之行之篤守之固味之深者也先信而後員始合而卒離味之淺者也叔孫通魯雨生肯學禮一以取封一沒世無問舒宏皆學春秋一起徒步拜相一老損郡國豈非深看守適而

難合淺者諧世而易售典使其果澡於書擗茹山雌也脫粟大牢也荷為不黔如唱土炭如嚼蠟久將唾棄之矣躲則德夫之所味固世之所不能味世之所味固德夫之所不屑昧與或又矢曰閣僅三岡炙其訃余日不然石渠天鳳高刪高矣而不能逃笨天夫之譏臨春結精美則美矣而不能愉狎容之謗德夫閣雖小舔聖人之事具焉

水東驛記

雷宜中

寅祐二年五月豐城照新驛亭成直躲束演迤虹橋至焉知縣事趙君嗣嘉屬宜中命之名則為作水東驛扁

字或曰豐水束注彼鬢插此豐歟或曰西北水所輕也  
寅氣亭屹立江游新亭對峙東西相望田得名輿敦又  
日驛亭凡所以為粳從迎送設也邑據水陸之會湖湘  
二廣舸艦津戴者於此弭櫂車馬擔負耆於此弛肩行  
在所翼翼然扶桑浴日之處女軌混同檄舄粉至如水  
萬折必束也水束之義淵哉宜中日是肯然灸抑其名  
之者非也作之者固所以立禮也禮所當荏交際也班  
荆非儀文之常徑行乃戎狄之道古之人一舉趾一孰  
玉成敗死生次焉鄭大夫壞其館之桓甘銅鞋之宮數  
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雖以晉國之強趙交子之烈歛手

知罪郎曰改築夫豈為觀美哉理域名邑也異時大賓  
客所以展廷勞之敬者率鄙市人舍行事苟簡祗失主  
客相頭慘威不怕非所以聳觀暱晤民則驛亭固不得  
不作矣雖然比年以來時運薦饑饉之值田里沸愁嘆  
之聲長民者役無破產斂無雜名十一千百也而暇為  
過客思今也政期年而報有愷弟之風般待人而行有  
粒歌之澤邑人相豐吾先是塗剛鄒胥日納酒息錢最  
知縣藉以私其贏者既以一筆勾去力且切切然菽驛  
傳若己居室也此必豈俗吏所知截當有范延責天使  
言之張忠定萍鄉芝績不得專美簡策矣晃年雨水日

記

龍澤宗賢嗣記

范登

來景定甲子尚書雷公為粵連帥明年春范登以錄曹辱真幕府公眷為登言吾鄉楷山之龍浮東漠徐孺子讀書其攤堂址猶存粘興王子文定胡先生偕致堂及學徒出浙西來憩於山之寺日智度父子師友講授春秋于時松溪范左司俊來先大父司戶主一張寶章西堂范理卿泉谷徐禮侍莫不往來觀游嘉其清勝胡先生舊有祠堂寶祐癸丑季春朔同後林李公奠謁嗣下頭瞻傾漏意圖更築併以鄰邦諸先達侑就候丐閒歸

里此為首事又明年三月諂入覲雷內久之成淳己巳始相攸於寺之西偏鳩工建堂峙閣於前東西糜序上下窗感几規模初就門左有溪跨橋而屋藏書萬巷將議位置請賢乃分符昇節自袁而建自建而粵王事驅馳志卒不就德祐乙亥天命既改皇路險喊公竟南寓而不復矣孺子書堂矩山徐資亦相率族泉興廢纔就隨嫂寺與堂閣幸無恙而藏書悉為乘時媒進者所取有識惜之丙子迨今又復一紀公之猜子國登德俊景慕前修思承先志因所已射益所未克乃箱高士胎事及西嗣以夾十有二像序列寵零公輿司戶與焉益公在

辟雍雄文值氣名聞海內迫躋顛立要每以古人自伍  
俞諭東都南渡人物全身全名如高士明經明務郊給  
事居游斯地 餘澤久而愈新社稷尸祝罕不有庚  
桑之愛而諸先建之所植立表表事業略昭儀列其持  
循師法終始靡他者莫不着聲於州邑其翊扶大義五  
直不阿者自足以增重於朝廷至如剛屎敏毅卓為吏  
師清堪重懿見稱國器世守理學而交行明粹身策才  
萎而議論崇閎詎非俊之人所當瞻仰而取則者合而  
祀之以配二買夫豈徒侈山寺之榮觀而已哉德俊屬  
登為之記顧衰且陋焉用借抑表勵之機既有倡於前  
哲稚咸之美復有賴於後人以道而重斯地以八而重  
斯山斯寺益不特為一時重其必將為千載重若許之  
箕山夷之西山皓之商山所以名重古今而不可域者  
皆是也又果假記以傳印特立嗣登實知其概則忱不  
容無迎以論來者爾

重修學記

揭襖斯

上御經筵之明年夏六月濟南姚侯來為富州以含菜  
禮見於先聖先師祝曰惟夫子之道參天地配日月用  
中罔敢知而用中寅生齊魯之交密邇夫子之鄙欽承  
明侖米守是州今之州古干乘之國也敢不敬其朝夕

惟夾子之割是承顧曦朋學摧陋弗稱曰余之責也會  
激授清江陳明之繼至議典志合明年秋大修孔子廟  
仍其舊者惟殿若明倫中庸二堂江山秀傑樓悉改作  
而有加規制必裁就法度出入必限由亞途凡為屋幾  
七十楹又范銅為七十二弟子及諸賢像以嚴就事鑿  
牛池其前倣古須官侯載經載度是董是勞吏忘其私  
公勸其勤涉套徂春用告厥咸而命篋斯為之記在至  
元二十有三年陞豐城縣為富州以河東陳侯元凱為  
之尹時科舉廢十有三年矣士失其業民墜其敖盜賊  
滴野竟數十里不問雞犬聲陳侯大慍遂修孔子廟建

小學曰集文儒故老講求治要悉資以為政不教月境  
內大治知所務也今科舉既復亦十有三年而侯實來  
當天下文明人復其業猶皇皇焉汲汲焉以興學校明  
教化為先務者其守向其志亦同也夫兼有天下父師  
之責者君也承君之志行君之化者宰相與太守也宰  
相布於上太守奉於下故人之生也為之學校以教之  
設科以舉之必使士有恒業民有恒志然後聖人之道  
可明賢材可得而治可成也古之有天下者莫盛於唐  
虞三代而不能去學校腰選舉以為治秦去之廢之二  
世而亡雖然君子之學砸學校為隆污以科舉為去就

亦異乎夫子之救矣若犬善學聖人者在畝畝則行于畝畝在魚鹽販築則行乎魚鹽版築豈待學校之教而科舉之勸哉然世亦豈能肯伊傅其入而不為之教與勸也此上之志而侯所以力行之者兄上方親御莆籜詳求聖人之治恩雖不敏願與學孔子者共勉之侯廉慎簡亞不局盛名而人敬畏之益貴守云

貞文書院記

歐陽元

昔在仁宗皇帝之世集員大學士陳顥翰林學士承吉忽都魯都兒迷失等言翰林揭侯斯之父來咸學行師表一方宜特賜謚以示聖朝倘德之意於是有肯賜其

謚曰貞文先生至五三年夏四月中書平章政事帖木兒達式右丞太平賀等又請於今上皇帝建立書院遂以貞文之號賜為額其址在富州之長率鄉稽山之陽前挹遙岫後倚崇岡平疇曲溪映帶林麓益揭氏先世故居之地也監筋為大成殿四楹股中殿之北為明倫堂四楹毀之南狷門四楹上為重屋門之南為櫺星門四楹別為貞文莉酋明倫堂之俊左為山長之署四楹其雨鷹為諮生齋括左右皆囚楹齋之南又為屋各五楹庠庖酒咸以次置其工始於至正三年之九月訖於九年之七月其後從子範怒始之而元貞寺僧智辨

柑之山長湯盤糟成之其山長則行省以儒士之普歷  
學官者為之其門之東別從孫德懋萃蓓岡書院之材  
所建也其櫺星門則僧智辨之所立也其祭耻教育怒  
久之資則里人之好義者割上股田以相其事書院垂  
成文女公典元以穗裁遼金朱三史同在史館一日詣  
元以記書院為請元敬諾之喜而歸之語其子泫日今  
日吾者院亭畢矣歐陽君已諾吾記矣越數日文安疾  
作又數日卒三年泫申是諺兀乃記之又告其徒曰古  
之學校為教事設而政事出焉辟雍泮官習射養老出  
師受成皆在英地何莫非政事也後世學校雖治教事

而特以祀事重焉考其所始古之入學者舍菜先師未  
嘗專有所指而舍菜之禮亦祭之至簡者也今州縣學  
校則必導肌先聖先師於是國家校諳就典若天書院  
則又多為尤覺之嗣或其過化之邦或其講道之地如  
是者不一也亦嘗考其所始焉崩趙大司巢有道有德  
者使教焉死刘以為樂硎祭於普宗瞽宗者學之名也  
古者教人以德為先涵養德性莫先脾樂改有道德而  
為師者其生也以教人共死也人推本其教烈樂愈怒  
之必洙泗而下若漢莖寸若隋唐王通韓愈氏若朱周  
程張米敷君子之為兜儒而役可也剝大書院典學校

之制其始又自不同東漢以來大夫士往往作糲食淤郊外晉魏所謂春夏讀書秋奈射獵者郎其所也唐宋之世或因朝廷賜名賜書或以故家積書之多學者就其書之所在而讀之因號為書院及有司設官以治之其制遂泯學校故事有不容魄者於是或求名世之君子嫂軻焉元省循流而翅源益自入學舍茱先師一變而為通祇自學有樂孤之祭一變而為先賢之莉自春誦夏弦一變而為呻嗶再變而為詞章又且黨岸術序一變而為精舍再變而為書院學者苟不能知建學之初意又豈能知為學之妥務于學校所重在祀事而宮

室象談之制日趨筋觀美所任在教事而禮樂律歷之學或諉請專門違議所謂政事之行於學校者哉皇元趁軼百王務以崇雅熙浮為教以去華就賁為學復古之機其在於是貞女先生以道德教一鄉之人死而嗣於其鄉稽莆樂孤瞽宗之祭奠無愧乎古人者也元故著其所始願以求正於好育博雅右君子焉至於揭氏父了以稽古之功修身之效被邇雨朝垂耀百世可謂儒之至柴猶有待于論趣也邵貞丈先生諱來成字哲夫以予貴累贈通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致事凌軍先謚貞女國朝成士易名之典百公始文安公

諱侯斯宁曼碩卒官翰林侍講學士奉政大大知制誥  
同修國史贈諡覃謚文安父子並膺豫章郡公二公懿  
行偉筋各列莆別碑云

同文書阮集義堂記

趙 交

古者弊有庠術有序家有塾熟也者致仕者之教於家  
以淑其鄰之後進者也子衿刺學校廢而其詩曰縱我  
不往子寧不來益其先生長者見青青之衿佩佻建於  
城闕閱然覬其來學於己用見諸侯之學雖廢而是暗  
家塾猶有存者至是而後知先王之澤遠矣四海一家  
文教逮暨所在學校不廢益盛而山林僻遠又有相率

為書院以教鄒之子弟如富州同文書院此三代盛時  
之所有而漢唐以來之所罕見也書院當南昌進員臨  
川往來之衝貫為舊壘城之束地幽境勝於藏修息游  
為宜李克家肖翁得屋於鄒之政家率同志共徑營之  
以為書院又協力館師凡鄉人子弟有志於學者聚而  
教焉又將為堂以觥尤聖瓶樓以藏羣書有餘力則買  
田以給生徒而名堂曰集義宵翁及同志之士謁朱求  
文以記之余復於宵翁曰請君之為是舉也義也未至  
於集義也自舌之立身行己以至宇宙間當為之事肯  
義也請君皆有責焉其自是一義而集之使至於不可

勝用可也。以是一事為集義，永可也。抑吾有憂焉。科舉以取士，而壞士心者，科舉利婢焉之累也。學校以養士，而壞士心者，學校飲食為之爭也。科舉禾典士得免於和腺之累，而士習猶木盡占，以猶有學校。學校有田，本以養士，士果盡養乎？杏也。學校設官，本以教士，士果有敬子否也？予以為學校之所謂敬，與子之書院之所謂教，孰有益乎？吾并以學校為可廢也。使主學校者以家塾為乙，別學校之弊庶可革也。書院幸無田，不必田也。有田則有爭，而諸賢之初意盡失也。士苟有志於讀書，不待養也。三代之學，永嘗有田也。子之欲貝田也，為久。

遠計也。嗟夫，文運之興衰，其非入力之所得為也，必矣。斯文永喪，諸君世有賢子孫，鄉嘗有賢人出焉。書院必不廢也。以無田之學校，延不官之師，儒讀無利舉之書也。日以實行應選舉，昔八所謂風俗淳一，連砮長久者。吾於書院有望矣。夫同文一書院，爾固有翁之風。讀吾之記者，雖放之四海而準可也。大德戊戌陽月記。

荷阿義塾記

吳澄

古昔盛時，萬二千五百家之郝學鄉，大夫主之，頒教法。船州黨旗，悶俾教其民二千五百家之州，則州長屬民讀法，以時習鄉飲酒於學，而筒酋雖二十五家之間巷。

亦有塾闕內致仕之老朝夕坐其中民之出入者必受  
教敬威俗菩而人人有士君子之行也俊世雖休明之  
朝亦惟郡縣有學居之遠於城郭者子弟無從而至焉  
舊豫章郡之墨城縣有拇氏家於長寧鄉之荷岡下族  
以儒鳴曰商霖曰飛雄曰三京於宋紹興淳熙嘉慶登  
進士科曰先覺曰著亦以累舉奏名得仕際國朝而仕  
者養面儒學教授篠斯翰林應奉正孫鹽司丞時益縣  
主簿司丞君在官命長子惑就荷岡之基建義塾聚教  
其族人少于懋相咸之中建巍樓一前建小樓二中以  
奉先聖旁以處學徒主傅君割右畔之地益苴廣而搆

燕居之室及鷹與門以底於完美畀田五百畝裕其食  
建塾之意殆典古之里塾無異惑詣予求文記之將以  
示後期於永久而慮其隳廢也余謂古之里塾有救無  
養今揭氏義塾有以養之矣而其所教之者求知其何  
如益古之學教人明入倫今之學其教不過習無用於  
世之女辭以釣有利於己之爵祿而已使義塾之教亦  
若是雖有塾吳益其必以擇阿為先乎其師也不必記  
覽之多也不必言語之工也擇其有實行孝於親弟於  
長敦於宗族篤於外嫻信於朋友仁於鄉里行已有廉  
耻待人能忠恕者以淑一家一豢之子弟取朱子小學

害熟讀責磁豢秦涵泳人自變化將見一家一族舞  
一八不明於父子兄弟夫婦之倫推而及於宗婣朋友  
鄢里之間雍雍和順充滿融盍貫者必覆稱當代之名  
賢富有必獲保彝世之永業雖不求名求利而其名其  
利孰大於此余觀丞傅伯伸藉父世資而不分析已與  
薄俗迎殊若德若懋克嗣前猷人倫之厚出於天稟之  
粹天之昌揭氏於斯可小也繼今又以古之教教其家  
教其族則几皮所昌有以合天之所昌揭氏之悠建隆  
盛誰可量也哉

董修儒學記

萌儼

豐城縣儒學重修訓導聶伯損具其興作本末求為記  
按學舊在縣東南朵紹興申邑令雷糖透徙於郭之東  
廣五畝有蔑厭役唐容劉卿月宰邑復增益之容撥浮  
圖絕產以唐教育卿月拓茫氓之壤以充值舍元初照  
命陳元凱又重修之殿堂刺字齋舍書樓各奠以位後  
昔殷於兵而禮殿獨存園朝洪武初知縣強立林弼相  
繼有作而學復興繼而知縣挑瑾作文昌樓三間縣丞  
何昭善又搆隙地以充唐乏凡所未備者咸備焉歲八  
剷入頽敗於學弗稱伯損率二三弟子員玥綁熊穀哇  
軾甘節乃言於參敏陳公稿參議周公頤按察使童公

寅副便石公璞禽事黃公察汪公涿彭公森知府任公肅同知王公庸通判邵公鼎請命於布政陳公智遂俞知嫫鄭子朝典史趙中俞取邑士夏時傑袁秉奐袁鬚政黃勝清鳩工集材次第興作先禮殿爽講堂禮殿作於宣德四年五月落成於是年九月莆堂作於明年五月七越月而告成是役也伯坦親任其事不障勞助及匠石飲食之費有不足者取請時傑四人家省給之至於殿廡戟門文昌樓齋舍庫庖社圃則教諭江振咨於鄭尹越爽復撤其餽而更以新規模宏敞締構完美不獨士子得所依歸而邑之人士皆得其瞻仰矣余以

衰疾歸老江鄉間闢郡志於屬邑人物自唐以來性豐城為盛夫人物之盛固由於山川靈秀之所鍾苟非教養之有素薰陶之有漸雖有忠信豈能彬彬若是哉此學校之設有功於世而先王之教必自茲始人才造就炒目益出子弟之賢亦必本於父兄師友相與誘掖勸獎磨磋切磋以底夫達材咸德之她凡若此者又必有賢守命為之泰率則勤惰者有所勸懲觀咸者興於禮讓教化行而風俗美其所係豈細敢哉此余於藩憲詩公邑之命佐喜其卯政之街學之師友期於慶學之成而於伯墳邏暴其用心之勤也政不慚虛薄而為之記

云

重集縣城南隄詛

李裕

吾邑漠焉南昌地後摸富城鰈治富水西晉政豐斌治  
豐水西帥今紫塘獄中得斂所也唐永徽二年務治章  
水棗郎今治所元陞富州至正壬辰粗巾寇乳州治諺  
為仄燼癸巳南昌李明道集兵豫州創複公字我朝仍  
改為縣自唐餐襪判茲迄今入百七十餘年地勢外隆  
中崔躑迴十里集一堤以防水患惟北隄砌石以捍袁  
嶺二河志合流水勢湍悍隨修隨圯相雅集修者不知  
幾人錢費不可以縉計耗不克周永久往往宰邑者惟

北隄是碩而南隄忽之歲月 久南隄崩潰與平地等  
遇夏秋洪水帳漫瑜隄入市洽沒廬舍只甚病焉宏拾  
戊申余謝事歸越六載癸丑劉侯至時修北隄工底厥  
成侯間謁余余曰北隄雖固南隄弗修邑民仍遭墊溺  
侯誥之速洽南隄周迴熟覩謂僚屬口厥隄頽甚令不  
修日後為之工必倍重勞民也不可穆以工浩繁欲集  
鄉民余曰因民所和而荆之民不怨是役利邑民宜役  
之侯如命余家首募十夫趕工侯喜無論象家卑室  
例稽丁應役幾萬人簡邑民謹厚鱗事着郭讖等十八  
入分董其事侯懇規定朝薯往摧課其功屁亦樂於翅

事築之甚固南堤因舊基高增一丈礪廣蓓之劈布烈柳北隄視牴薄耆累崇厘與南隄並峙陡門閘禎土礚牙髓諭提命人守之掛河水溢閉板築土捍之水被敢板以泄城中之水是歲九月十日始事為日九十有五而訔工是故春秋之法凡興柞或不書惟土工必青之者重只力也侯是役也因民之荊而役之義也只得共利而服其役宜也葬謂無益而妄作是誠可書扭茲乃侯一事耳侯姓劉各遂湖廣麻城人由進士來宰邑幾三載薄政嚴明真不敢欺好宥褫魄而門禁亦肅况靛敬老尊賢作典士類而士夫重之訟獄寬乎征科不急而民德之不幸朝覲卒於京邯天何奪侯之遞万便終惠於吾民可傷悼也嗟乎自國初乘宰吾邑政命之善若候者三五人耳何冕侯不可多得諳云才難桌其然矣詛之刻諳版以冀稜來宰邑者能如劉疾之心惠養斯民如保赤子吾民必能知感日後頌吾侯充德亦如今日之頹劉侯也

新埽詛

楊廉

治水猶月兵以五合鈐奇勝而後可以盡用兵之術亞以為之隄奇以為之埽而後可以盡治水之衡周禮曰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燎龔之期仄謂涯乃水淤泥土

助之街厚此其僂世之所謂埽于煦藏地勢低窪當春夏水生之時所恃者隄而已然諸隄之縣治之盼為要縣治之隄以為要是埽也橫波爰出成功最難隄之有埽自宋淳熙闢亨帥棄疾始繼此而能西意者惟端平閩邑人徐禮侍鹿卿至國朝洪武閒何丞昭善載諸縣志可考也自餘首忽不知務波濤齧及則退而示弱而隄始不勝其任猶用兵無奇終亦折北不支潰散敢瞰而已郡守砚候瀚下車之二年親臨豐城問民疾苦顧縣之隄岌岌然乃進父老諭之曰此宜隄此宜埽父老曰彼故隄彼故埽 侯曰斯言大泥耳今之水勢仗辛

帥復生亦必剔有所處矣父老曰然侯為之經畫殲悉達之鎮巡藩巢咸從其議遂檄節推楊君譽蒞其事君廢食息曰暮躬盱敏以先民民意其勞不敷月而煇成於晁邑父老以者來屬廉為記將刻石以垂永久廉謂隄吾縣治而知埽之為急者能袋人哉哉天順閣肖命禡欲於上流安沙尊水西行其論甚高而未親其咸成化間黃簿隧竭力以塞石橋之庆築堤長五十丈近年劉令燧因其傾圮又從而畋築其長倍之是一命一簿為有功茲事最鉅者而所就僅若此今侯去辛帥三百餘年而見典之合且不局局於昔天之陳迹其功之庫

當輿辛帥並矣於戲天下事伺者而不有其要侯之治水可謂知要矣然侯之知要豈特治水為然哉貫於郡政無不然矣記之使人知視侯之政埽二其一在水口是為石埽其一在敖家埔是為土浍營度於宏治己未之夏訖工於庚申之奎廉聞視侯欲更於普庵堂之下屬歲儉財力嬋屈不可為此捐堂食乏錢以為費則章頁發而後時灾期於今歲辛酉水唇亞而成之不量髮及帑藏侯剖決抑流率五鼓起硯事至漏下二十刻方退寢其勤且敏前此未之兌是役也縣命何君洽亦焦勞以相厥成云

三賢嗣記

李夢陽

贛江北奔入彭蠡湖千里猶建瓴也至嘗藐觸磯頭网則倪而柬又折數里始北淦也故曰曲江云登其岡望盡見其奔北倪折之勢於是智者悟其理勇者宛其氣仁者堅其塞速者紆其謀亢者抑其志是政古之賢人才士生其鄉也游息埵益其所不能過而登也依徐糙繆而弗之忍去也故此夜扁舟之詠別有新安之朱磯山杖履之章則有義山之李讀書往來其地則有雪坡之姚夫三人者非世之所謂賢人才士即是江也既與其抓章而往來也則三八者不刁不於地莉之明矣亞

德七年夏五月予巡視豐城登岡望曲江之勢兄其上  
有嗣也而非其鬼乃立位丟其鬼而作三先生主舞於  
其內及予還也剴知縣吳嘉璉業又作二亭嗣俊其最  
後亭有閣又最高登之益足以盡此竹莽欺倪折之勢  
夫理以曲賤勢烘曲貴孟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謂理也何也智有所不投勇有所不用謀有所不徑  
情志有所不直逆仁有乘其定以驗其塞故曲者勢也  
終必北者非勢也故曰卸水者可與育道登斯亭也謁  
三先生之耐而覓其勢之所以殆有取於子言哉殆有  
取於予言哉

重修縣城記

萬 柒

豐故缸城而以城名則城之不可後也豈惟今哉乃今  
之城以冠攘甚始克建得非昔人所謂功待時而彰事  
有激而然欺然非上下相與營強幹敏特任事之人而  
能有濟者鮮矣往者荐之勉邑命吳君荔璉謀築之  
以址隘登倘河央水齧尋就圯幸聖化涵濡民知嚮方  
邑雖無城頓以無虞嘉靖辛酉閔廣勉起犯度吉撫建  
之間樂安崇仁宜黃俱以無城陷雅時巡院段公按部  
至豐慨然曰茲會城上游也無緘其可哉適韓公守南  
昌且故串豐登屁利疚概黔中尤切段么乃以城咨撫

院張公且下其議於守巡曹公何公硯公謂經臻者圖  
肢樹烈者擇使茲鉅任也非南昌其可哉而宗等咸守  
宦在朝樂受咸之有人而懼浮言之易眩也亟貽書以  
佐講公之議而邑侯王君亦列狀以請韓公毅然曰邑  
事無閥巨翹肯當主太守况豐吾故治子誠不可以他  
諉也乃郎詣豐相度之訊卜之鳩集之其式廓俱仍舊  
糊城址增三之一其俊擇民之有力者差等受之上不  
過三丈下則秉敷人水甃五石僱募之需每丈粘銀十  
一兩五錢有奇俾人各以所受畢其力而追呼之援不  
聞其費則兩院出贖金二千兩南昌發牙稅鈔價耀邑

庾粟七千石暨鄉精神之所助者得大千兩有奇不足  
乃榜諭邪富民以義輸之共得一萬三千兩有奇益公  
私所人綜之二萬二千有奇矣晝既定乃屬工搬王而  
以八月既望峙植幹適冠敷千自撫猝逼豐豐民誚誚  
爭竄避時諸司方在棘闔報至段公誠南昌曰亟往哉  
豈惟豐之民將毋隳汝城棧且謂豐為兵憲盧公信地  
誠之往如南昌南昌至卸選健步持虎符牌趣鄉民無  
誚吾汝援矣勉陰郎夜奔樟鎮盧公督兵擊之仔其螟  
以歸於是諂誚者戢而教之者陵陲安禽栢泉胡公奉  
命來撫聞豐大建城偉之督南昌後永观城遂以冬仲

月城成魔一千三百八十丈有奇高一丈六尺有奇肉  
糯四分之一厚六尺為門因為小門七邑改中港外障  
遇耐則水無所波南昌醞然日是豈可劈一管芝功面  
禾為水慮哉乃浚象鼻硯池諸紉以瀦之疏通明海拔  
道乏改槩斗門石嗣廣倍於舊以洩之而城東南北乏  
隅當夾水圩墉之上為力不同猗侵齧如往乃合溝湖  
尚鬧便繁拔石而受成邑民如城之例燎乎一城之樊  
養歌必嗇重勞民也茲者逝卜菜之初以迄考咸使掃  
之百焉何其遼哉且費至數萬金役夫至數萬人而民  
不以為勞碳在巷秋安知不以為丕續而嘉之歟然藉

嘆世之為大交者康矣睹州邑之迫於強寇局宦小以  
城為急然往往咨嗟而且議論而器其苴何歟意者上  
下胥苟○文具否蹤以身任斯良之急如諳公歟如其  
強幹敏特之才有末逮欺分於是咸豐之所遭視他州  
邑為幸而誚公之慮井一時大受所饒及也然又固之  
春秋傳云經世域民碗道之得失不倚城郭以為圉熊  
所謂道者安在哉盍其邑尊卑長功貴璣之間各守其  
分各修其業涵孺於聖化之中而無疵豔之行而上之  
人又多寬厚長者務以煦嫗休養為政則熙熙然坐享  
太平而不復見干戈蛾鬩之患自首聖王之所恃以為

固者率是道也請公謂柴寄盥其議來取女以認之紋  
詳敘丕殞碳詔城隅且告稜之人知所固者之尤有在  
焉張公名元冲浙江山陰八胡公名松面橡滁州人段  
圣名穆吉直淼遵化人曹公名汴湖质江陵人何公名  
主早壁康海陽人戒公名驪志浙江山除人盧公名岐  
嶷福建長泰人韓公名辨浙江平湖人舞遭江西提學  
別使王君名微猷福建晉江人法肯得書教書

豐城縣洽詔

雪禮

吾豐位署自唐以前不可考厯永檄三年建堂於中後  
罹兵燬元至五十六年重建入团錚洪武二年强侯立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三十二

燿修二十九年何丞昭蓄複充拓之至亞德謝謝侯顯  
以愿拋草剩搏堂年久因循弗茸日就頽壤隘慶成辰  
潼川肖山張侯以進士來知縣事周覽杏嘆日嘯哉土  
倣刷草木不長澤圩創龍蛇不宅兹蝮蒞政之地民所  
较也而若是陋乎具戕請院道咸報可責之威於是俠  
規度程督升基高三尺劄置屢及拙廳各一所釜划亞  
樓廳泉剩思補愿并明樓各三兩前峙儀門一座凡七  
間門外左右瑚賓館布立造册局备斗所义建龍亭庫  
土地嗣反而廊答雳旋後批屋俱易其故址取欹毀疎  
曠及漫漶摧剝穉冕钻敢糊土民樂觀其盛翼如也皖

訖工屬子詛其事予聞先王之教營室之中土功其始清風至而修官室凡以不用財賄廣德施也故單襄公過陳見園無寄寓縣無施舍譏其廢教况莅政之地平人情恒樂逸而惡勞覲官府如傳舍硯戾之休威君泰越然其稍知者又怵於怨誘不敢任此吏治所以不振也豐自建牧以來上下千餘年然自余始祖煥矜以寶劍呈祥顯名於晉翳役君郊侯修輔創勃者樓明侯递建捍江堤林候仲諮臻觀巷擋劉候嗣嘉咸水束驛陳候元孰修講學堂其流惠於味元者以一事遺跡至今鞍之避怨謗於一身而聲名鑠如者何啻逕庭也語有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充滿信心有

三十三

之風氣開而人吱著甘棠羨含之制不可復見於今矣使樂浦甜之名因陋就筒貽彼人以重費謂體國愛民者如是耶侯超然建露談矢咸此不朽功民不知勞由是升堂莅居則羅奉曉翠面其南典墨基隆棟相對越孤堯拱之如揖讓於左右環以創水潦洄如帶自足以挺不拔之節概擴大曼之襟度安豈無江山之秀昭人文也哉予告老山居仰藉澤庇恒以景煥公者景侯倏造兩吾豐難以枚慕書此見王政所當先亦可例其餘云

楊忠愍嗣記 按卿剝源謚忠悽

劉日甯

忠愍嗣者嗣苴五官監候楊公也諱源江西豐城大路里人公狀貌魁梧目直硯少習天文諸書父碯筋御史劾奏石亨曹吉祥諭成亨吉祥誅徙碯硯海道堤次海鹽民患之公曰追木死鐵嶺幸而死此子其以身為璧馬即遂赴海含有大木起水上乘之不死垣之堤咸賜痢海鹽躲源初為太僕主簿上書左遷應詔徙五官監五德初諳宦者用事瑾最幸久之典兵柄元年七月公上言臣備員占候誼得以職事豫春秋謹災異事應具存臣伏見近者心宿動搖心固明堂天干之象陛下不可不戒不玆冬十月晦京師霧十日公復上言此陰首

陽下叛上之應臣前疏哀籲臣無叩心泣血之忠呼天無效在禮父母有過一諫不聽則再諫臣昧死以陶瑾怒矯詔杖公幾艱瑾自以安行無忌益務為羅織於是黨人議起而少師劉健謝遷尚書劉大夏韓文林瀚張敷華免歸杖艾璞戴儻薄彥撤李要陽崔璿王守仁姚群張偉徙成有差中外以目閤學士李東陽拱手而已公發憤上言自五德二年以來一向占候熒惑守太微東西往來太微帝座也應在君側幸陛下早圖之瑾匿不奏矯制杖公數之日監候乃亦欲為忠臣耶械之肅州及河陽創甚死妻庖只斬蘆荻葬公古域瑾誅御史

唐龍上言妖五官監候楊源父子以諫顯源三諫死道  
路蘆葭掩骨茵劉安世七徙惡州猎褒生還至如源者  
尤可悲涕其萌錄源後楊氏微議寢嘉靖某年河決古  
城暴廢皇帝二十六年巡河北翁事某議葬夕衣冠驛  
束門都御史御史上書諂賜源謚祠春秋制曰忠愍其  
令有司本嗣祝余讀楊公事益重傷臣職云監候非閒  
散麥瑯位卑罪言藹計免者辭典事去乃又曰不在其  
位确也夫夫筠不日歹身者忠耶僉言官哉公從容懇  
切死其職仁表乎仁安平死監候非毅皇帝意帝悟瑾  
伏泳公後請海白所謂官高者望達秩薄者名微印身

沒且然印資荐豢以駛入不收效又令自解免斯足悲  
矣上曉然市腋骨樹之風聲藉命陶含著鄙將何解於  
忠愍哉戎闕科訣劉子曰五德諸臣之事難言矣長沙  
謚芳寸壽死釗忠宣成公尸人耶天耶孟子曰浩然之  
氣至少至剛則塞乎天地之間

行志諂此交白余讀褐虫事以下支理不可通疑有  
盼誤似其為忠愍莉記應存此支無從得其原集技  
II 今瓢拔之詞雖央曲義貴可遍是在苦讀者

北梓觀啄行臺記

雷禮

翌城距撫州郡城計程一百五十住里貴為孔道節年

攤披司道往來巡愿因中達未設行臺類假晟男褪宿  
值古煮丑屏李侯治吾豐年讖百務具舉深唱上司韃  
過止宿民荔不便關防且非所以肅體統也於萬厯六  
年四月六日自分巡安陽省軒劉公蒙行支查議候委  
典史陳筭踏看報地名北澤距邑治入十餘里豐城臨  
川適中地界庶建造邑人甘朱三山她一片願輸官作  
館基估工料銀一百入十五雨零該二條均派協建具  
由畫圖申道暨本府華巒王公轉詳代巡東乘趙公准  
如數動表二府所胎按院贖金修建併蒙撫臺裁山劉  
公韶可隨委稅課局大使朱支葦傾銀於七年二月初

七日肇工侯郎詣犒匠稽工因前釵不足特自捐贖金  
二十八雨零湊給至月黎落成建二廳川堂後堂及兩  
廊小屋千間前造站藤抄案吏皂磊六間刻列頭門二  
門及二道茶聽二間臨街木牌坊一座俱彩畫粧飾四  
圍集垣牆禾幾梅嫩邵公巡曆憇布磨見規制鼎新知  
首事於侯乃謂侯亞務所關求吊記永後人導稽周禮  
地官設遣人拿邦之里郎三十里有宿宿有委五十里  
有市市有積又設懷方氏矜委積館含饒食仰窺先王  
待賓客焉掖本此之仁禮通之也今天子命使臨一  
方只官吏耗亂不璐及好宄武斷薦三尺者悉當問非

賓客羈旅比止宿梟枵襄威甚矣昔子痊對晉烈攘八之垣葡諸侯門不容車不可踰越趙文子引罪謝不敏焉如行臺不設褻命使有如等產者五言於上其罪何但不敏乎今候談北渾她肇建取二百年玩愒相洽者建之於冷使觀風者疊而意度而居尺亦凭搬移之憂非烈禮事上似仁庭下哉予困柴誣之使稜世邑吾嬰者心侯之心時加修葺席罐關於無綉也

新築劍江隄認

夏頁勝

豐嫩沼濱於江以雷煥得劍散江以劍名章貢袁吉臨瑞之水必趕其燭而艘入豫章烈瀦彭蠡禹迹不及故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二十七

道無迴折震流淙浓岸乃菩崩崩則殷觸之鉢创崖剖籤割屋廬而入扛者先揆無耙或日劊雕去而遺光上燭夜千星斗妓螭浩窟時出而奪其精耀亦能作怪颺妖游益江之生也命是者威知宜隄不日勞甚則日費甚不日干時議則曰吾傳舍也卒弗舉某年某來命斬斬有兒乃日前吾令弗為也後吾命又弗舔也民燕劓矣乎還羈耆老召區石而計所以為隄者沿江之民踴躍舜侖供役舔避丁伐石於山断材於林畚土於隆闹隐阜無公私之役俄糧財用既具基址既譽厚薄眩揣量共工而命之曰趨孔棘問投沈鐵使蛟螭不近而材

者鞭从赧石者壁以立番着實之登登許許蓮旦暮弗有裕者趙一殘告威延蠹敷百丈其柴加要江流循隄而屈定民以奠措者戚德令曰命居我也方糞石請絕典籍命適以事件上竟坐以隄之蜜有浮於籍者遂解宵去民代辦弗聽隧氓令也請益雋是不可無韶也江之害果汪耶果歧螭Ⅺ昔天也隄威而害息人勝之也彼令之害入也以一命而已天之害民以一邑之民而不能免人之告命亦天也是所以歇天下愛民之命也然予陶開洪州者有聳公築隄捍注功尤博也迺以笛卒之誣弗及辨而率欺磷公之銘白於後後之思公者命去而思以不氓思之未已料必廟也若是而人之勝者大矣可以起天下愛民之命也敢不可無認愧子女鄙井韓誨也

重修儒學韶

吳道南

粵自雙龍氣合面斗牛之分野猗渦江省重乃其僚躡發耀劍江由名物華天寶又合匡廬豫章之勝於斯孚鍾含夫劍江固豐邑之別名也以 邑而係一省之重勛夫精神先生借博士弟子員其於壁宮所為發胖於斯兩懶秀於斯者獨能無重典重之則必梳肝、妥堅

靈艇廟推之而若廳若砌熄皆此類重之則必思所以隆師席推之而若齋若舍德皆此類至於聖門欲其宏敞淖池欲其秘速文峯欲其對峙又所以聚風氣壯規模廟與堂胥藉此以重可令其高下失平圯敗弗修隘焉而不廣者徒狃於因循為哉豐之學在縣東南自來粘興十三年縣命雷繼遠卜遷於城之東意是時文廟規制豈不大備奈僅存古碑二座宋儒章瓊所撰及元人諂碑一道酋剝落不可句斷自勝圈以迄於今三百數十餘年所矣朽蟲之處勢將壓焉懷深恤者疇不知舊貫之難仍而欲急為吹作計弟易稱草故鼎新而又

日革言三就乃知廢舉之間勩木易以輕談人行政舉端有所待迪郡侯別駕陶公來署茲邑囚諸生之請編寬而歛欺久之遂慨然以興廢舉墜為己任乃謀之郡守蘇公司理米公彈心籌度著為役者次第上之於道於司以達於雨院不獨欣然報可且有所專注而功遂舉鄉大夫穗議士奉行邑簿鄭汝僂論錢穀夫料平物價掾鄙之才者史嘉豢荀孟瑜鄭炯楊期用夏應瑞董工役公矸神而主之帑無廢鍰田無益賦戶無增役民無易肆不敷川而積用告成先是學之基前仰俊俯茲則門高於衢廟高於門堂高淤廟秀傑樓商於堂以火

第埔各乏尺許曩時廟右偏下於左偏五尺苛今則束西均稱翼如也舊廟材椽檣之類太多古琶工師存其舊者十之三更其新者十之七工力之費惟此為矩廟距城門三丈餘城門距櫺星門倍十涿池在為宏治間主者易民居數區遷泮池櫺星門外制稍擴而虛舍星稠多猥襟至是復貿民括四十餘匣櫺星門廓而南凡三丈許仍復投泮池門內前有蓮湖自壁宮抵湖可五十餘丈築墻跨湖抵城下回硯壁宮似從人間望天上巳丙方闢哭門置城臺一座臺上施屋雨楹高曠敞豁洵目送江山手可星辰摘也益亦鬢序一大觀焉城之

外復有橫塘建之自東而西掖以墩早百斤湖距學十里龍霧洲距學三十里各為塔相望要於異良之力文筆砢香若典斗牛之交相輝映繼自今蘊隆鬱勃彬彬然應期而起其所稱地靈人傑章獨冠我江右已哉是役也形家余君妁言之三十年之前當茲規畫哲其神眸獨運云先後祝成事邑鄉紳先生胡公緒李公廷謨李公瑄范公梅郭公禹臣劉公稚林公梅會公世臣靈公汴徐公郎登熊公乘衡袁公仕銓蔣公汝瑚袁公奎李公右諫宋公更翰雷公哄熊公尚文熊公鳴夏皆公大章熊公廷棟蒿公絃諱公之鳳李公大亨邱公士毅

楊公惟相李公漠螿徐公鑒傅公宗臯朱公孔略袁公  
懋炯熊公鳴岐李公九疇雷公文炯同主之稠源李公  
瑄寅領之矢諭度工管筆籌紀則生員楊惟休丁琳杜  
彥甘侃孫承紀丁允爭蔣復隆劉廷棟夏梅范茂桶也  
役始癸丑季秋之朔構成季奎之望大備於甲寅季秋  
之末計材用工愼之費四千七百餘金署邑郡候陶公  
實役助于金以始其事問之邑人言公守潔而不溜神  
閒而不擾才運而無跡其能辦此無疑也賴邑候張公  
以新任至益派偉模辟若樸撕既勤而丹麓之塗也堂  
非輝煌廟貌與黼黻皇猷者預相戚笛聖人在天之靈

若有所待而然哉既與落成而縉紳先生輿夫弟子員  
乃肅書致幣問序於余余惟夫子血天三千七十之徒  
講學於沫泗杏壇之上何有宮墻何有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也者子貢借有形以狀無形乃深嘆入門之寡得  
見之難今大于之墻果數但失爾多士人其門升其堂  
其所云寓已艾者亦既見之矣此果為自得自見矣乎  
倘若探無形於有形當思仲尼萬世以為土道德以為  
基者也有基無壞惟是角務咧爾鄉先輩以理學者創  
江四方之人士爭相嚮慕若南方鄒魯然道德漸濡莫  
所謂見而知之非若地之相近世之相去者比也誠沸

此以崩基而措之為功業。岐章節義卓不麟麟炳炳大為俎豆之光哉。余願與諸君子其勗之。陶公諱以詩直棣霍邛人。邑侯張公諱昌辰。浙江臨海人。癸米進士。

重建仙盧石埭記

李瑄

豐城古澤圓也。當五郡之水衝。築隄自廣水。檄年尚始。築埭自來。淳熙五年。帥間辛公棄疾。始五都之水自樟鎮折而至仙壇。每過水漲。其奔激湍悍勢不可當。敖家湖埔外江內湖。一次則其害不獨在民生。而且無縣治安。先是王陽明先生過豐城。目擊其害。欲裁苦竹洲之土而塞敖家湖。功鉅而未行。顧候修因視郡守之土。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四十二

易以石民甚賴之。迄今入十餘年。埭踣筋水洗空哉。丙午假洪水大發。盆崩塌。邑民羅鳳魁等奔訴兩院司道。俱下其議於郡。太守莆田盧公躬親踏勘。由大江口溯流至樟鎮。一百里。凡應修應築。目中已有全河。趙丁禾夏同安張候來。稅邑事庫公復親臨之。免候周旋相說。盆得利害。原委謂侯曰。主議在府。行議在縣。君其任之乎。侯曰。噬遂定。隄增之。公私量衝壞之。稜念酌地方之。遠遁嚴工匠之賞罰。畫地專責成。申請以便歲修。均犬銀以明勞逸。立石碑以垂永久。僚入議上請其詳。裁碑刻中盧公為覆議。轉中爾院司道。俱是其議。報叮侯。

於是以身任其事委縣丞薛起鳳為之分理余有身家者甘焯史嘉謀余回頑楊期用鄭州葛孟瑜余香為督工募石匠會文買石於几山里夫從前命宜興湯侯議以牛出力以牛折欽雨載硬相輪替使民不病命既布十月典工下集以松椿松椿上疊木櫃然後以長石橫拼鑠以鐵錠肉築厥土至次年三月工竣里民子趨父事竟忘其勞鄰瓦窑辦藏家廩郡家臻黎家灣烏陂灣深潭口傅家腦楊樹磯蕭家腦牛灣塔土石隄延袤六十餘里俱修理堅固可稱永利云夫郡守體兢尊矣縣合事務煩矣盧公雨臨躬闕張侯一載勤劬具所謂視

民之溺猶己之溺以身任之而不辭者拯民之仁治水之替任事之勇具見之矣記日有功於只則耙之又日能禦火災捍大患則肥之士夙万謀尸祝有以哉是役也費一千四百餘金而夫力不與焉雨院司道主之於上永頓之功垂於萬世苴芻若薛躲丞分勞后多督工甘烽史嘉謀余圃頑楊期用鄭炯葛孟瑜余香責任有效俱應耙以勸稜來如何家嘴設；婦則可挑水而東北順流至劍江驛三官堂等處蓬縣背而趨之平豐擋平豐糟設一蔚則可順流而下蘇家湫大港口俱可舞與此勢之所最急者張侯已有成議以憂制行米果福

清江侯甫下車印惟惱以此為首務可卜其咸厥彩也  
嗟乎余記嘉靖午稱大水吳楚被害為甚其餘逮省猶  
末及白萬歷乙巳至己酉五年閩耳北京畿水南面隸  
水浙江水湖魔水江西水福建水報無虛歲或穿山過  
城或漂廬沉竈舟遊木末人徙巢籍無論禾黍沒而民  
生沉溺死者以千萬計焉此曷故哉意者刃不平歟江  
洪為虐或有以也余故併勒諸石以備兜氏之採擇焉  
是為記

剝東義館記

陳文燭

予讀周禮大司徒之屬如鄉大夫州長巢並族師閭胥

等宦輒裕嗟慕焉當時國都宏敷五典又加意於野俾  
父諂其子兄授其弟道人以木鐸狗於道路閭巷之閥  
撕撕如也且井里游洫較若畫一黎庶般富擘相補助  
故從善也輕王制大壞民貧而教廢自秦人始漠典璽  
訪博士遺書砥秦火之餘耳幸去周末逮擒見羽林授  
經匈奴遣彳及役舉舍頽傲鞠為固蔬牧兒莞監往往  
刈薪其上古今成才之難易自周而降可廢書而咕現  
逮今日有司硯學校為翔故何望儒生者流倡於下哉  
盟城為洪都大邑袁尤著姓有三衢大守公仁人也思  
立學以諱族仲子大學生宗愚君克成之家有恒產十

年積聚值田二百餘畝君曰此頗冤君澤耳可成尤君志乎遂建塾一所延明經端正之師大劫同姓印異姓往焉歲租四百石束修供粘外周族之老無倚幼無伏者歲凶則倡賑義中有樂育堂巷罌壘投餐所倦穀各垣屋若干方廣若干府曰劍束義館復以義河立戶其興學賠族委曲周悉得周人道意夫語曰艘生於冉衙廢於無君午雷好行其德如君井耶昔晏嬰仁及三族齊入三百待而舉火范付淹有負郭田千畝食其族者九十<sub>三</sub>假介二公在予為孰鞭所析慕焉弟晏子自謂彰君之賜花忝大政有祿矣今君一書生耳其行尤有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四十五

瓣番有綫公輔饗愛瓔子好仁而言有次也又憂文正規模逮舉乃觀之袁君卑能使燭無愛心哉且君先翁太守公韶江登進士熟名在朝暨君長公宋魯鸡臚君貢於鄉季弟宗聖舉於鄉其姪子清同予為乙丑科進士餘多明經而起後先朱紱顛於帝廷君建學不虛矣子清復與子官大理屬子記其事越叫斗于清奉王命迪里門急待守碑焉踐前諾者之俾玩者其興乎

浦政解懸記

羅犬任

益在洪高帝時運似束芻采給中都武帝因之乘富強之資取縣魂樂淚城奶牙輦田方金粟從而甘心焉維

時鄭雷時始議引渭入河而漕運以興賻開元以後蕨運至百什萬計臣劉炎饑怒為懷江渭安疏圃用贍足汴宋漕政分為四路理宗朝益汭漕餉建軍而溝渠以闕商皇帝定基金陵胎俯葡遊猶行海運至永樂九年潘叔正議復會趙河運道告咸朝廷仰東南轉輸歲數百萬而北清遂什百於南漕此漕事嘲國家火計至亟也江以西置俞長相者七十六州邑而漕額浮於他道苴荏吾豐尤稱為繁爰娃棗民因蘇為好揆厥從來有更僕禾易數者郡司馬陳公之來視邑事也悶民所疾苦手南北漕利弊為之日日苦累偏枯等之癯瘦旭羸

宜補元氣盍邑中踐更之役數困於南北二滔先是民家編是役者一艱於衛罩胥役一艱於涉江遠運民之豪且力者壁而觀若奪晉鄙軍而得志於東諸侯若江黃小國不能建於王而負其尺籍以列蒲壁然利害雖不相償稱覆以玉帛見焉近歲以來每遇權衡衙役齒事者不能卻請托盆設兵增餉勢不得不信犒倍編刷役重於產役重於產則轉徙而破產破產不足以供公私之費身家性命典歲役俱盡而無頁之民又蝨賊蒙奸反覆在乎且繼之炮我公用是奮然日急病談夷聖賢所勸但苦言興除不著遠覽之兒將兄民因而上無

獲矣於姓進銓入士為傑為計一定以官解孱牧改辦  
易杜而張之利興害創科舉曰張敷十年來蠢者剔囂  
者息舞文耽法者斂跡縛手盤辟而蛾於威乃具列其  
事於省大僚測不復曰泣戕虐是懼施宦德淤只乃有  
不率不過其發有趣口及播厭政於下屬在部民悉食  
咸知報若崩厭角曰大犬覓植裁啞黍谷而春日我吾  
儕小人弗戡其世歌舞焉屬者早魃為虐秋將無禾公  
法甫出而甘霖隨沛遂大有秋所謂神之聽之好是五  
市非歟著乎襄城賁寸之論養馬也曰去其害饒暑而  
已夫燒剔刻錐羈西櫛飭孰典去其甚者之為利也公

之於漕政意益如是耳咒吾邑歲困雨漕如聾盲癢痺  
煩冤潰阮其患之威而積之久也若安於其幕一遇虞  
扁為之撒蔽女路蘧聰明運動之用始知聾盲癢痺之  
剝體也向非公發民策於熟計去宿弊於一朝亦安見  
其算無遺策柴袞衣美落殖耶漢都都尉秩此二千石  
以云貴飴則然矣然多任鄙佐史察舉吏又武健自將  
古都尉之覺無傅公起家郡斌風采經術稱長者可以  
傅奐其他羨政班班芻烈行且以上計入告將有如翼  
少卿黃夯公徵為治行第一者比碱以來國家多故東  
南之民敝於轉滔天子或思鄭背時劉晏潘叔正北父

公當在儲言儲目臣昔經理漕政於豫章劇邑也藉手以獻必有可否建時務巨細中機宜者余願得一次第其事如今時之耙頰不忘者爾

敢聖利記

蔣汝瑚

儒學建欲聖嗣者何禮有功德於民有嗣而胞焉吾夫子功在萬世鄴大夫誑育之功德伊始以故鄉网學就夫子印嗣砍聖典禮並隆匪特報德報功亦仰體舌夫子尊親養親至念豈彌文哉嘗考豐儒學舊在縣治束南宋粘典中雷命雅遠始遷城束距縣治四百餘弓地方五畝尋加充擴元火於兵女廟僅存元改驟為富州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四十八

嘽典洪武二年州守強公立增值傍室尋復為豐燃命林君弼丞何君略善次第具舉文廟役建明倫堂堂後建秀倭樓樓東北隅為敢聖嗣草創卑院弗稱殷禮世廟卸位學置敬一亭監箴警於四壁實藹秀傑樓後焉嘉靖戊申閩學博郭君襄乃以亭易用鞍首稍做弗前壓於樓敲見其卑被逼於湖日就於圯二丁薦食疑於隅遠入門弗見嫌於無震失創造本意歟年來未有能任其責而遷之者是藏存恢劬張公以筠府惠節奉武指使者俞借恂於豐嘉釜寸稚飭作新之每月聚明倫堂命題會課厚供僎爆催衡諂士爭自磨兢蠡公稗魚

徒若子弟硯學宮若家庭無何久雨湖漲嗣之東北隅  
適傾殆典公之臨蒞會矣豈青天了存天之靈典公相  
戚禽那豈公之精誠與冥澳相契合加抑亦天似予於  
公以更新其制耶乃從蹲警弟了請峭然口豐民用矣  
何能堪此遊而檢蒲筠之餘俸二斗餘金毅然為己任  
先期命堪輿家柞厥址務俾幽刀安神靈明可益科甲  
者卜文奎樓前丈餘兆焉筮日計庸貫土鬻材運石不  
踰月而成功題額製句張棘鼓吹迎敢聖公暨諸儒於  
其中行釋菜禮而祝焉其耐前有青雲路之舒長俊有  
文奎樓右聳峻左可障典風右刁補町瞳簷楣軒豁棟

宁宏麗入鬢門便見有敏聖利而蒯亦不至隔離天日  
衙歟壯哉夫始也天肇其基既也地鍾其言穆也人效  
其能數百年重遷之業一旦撤舊更新興美而可彰盛  
而可簿者三博士謂不伎知公稔以記屬焉不伎愧不  
嫻文然嘉其不廢時不擾下而大有造於學校也其何  
說之辭公諱應台內江人登萬歷乙酉進士時在萬雁  
己亥歲季夏吉

重建龍光書院記

徐即登

自昔張戍先識劍氣於斗牛閒豐城之名字內舊矣躅  
所從出則治砂也閱其地則柴鐸砸柴塘為古豐治境

諸山前峙一水逮流尉然一力形勝乃碳聚塘而后者  
暎氏也柴塘之陳氏盍自晉以至於今稀故象矣隙之  
尤自倪者普捐己貲以創書院其俊因學錄宗強偕其  
兄必強後埴廓之充以義田聯以艇師四方來學者胥  
館穀焉甚盛舉也書院初名義學其龍光則自來高宗  
坳額始也中砲先師神像亦自請於高宗從躑里來者  
也厥貌儼然溫而厲威而不猛典世所傳異厥坐膝當  
前躁向後亦與今之坐異益必道具於古者望之凜有  
生氣命人竦如也歷世久遠累遭兵燹屋宇鞠為蔬圃  
而聖像歸然獨存倪之裔孫豢構划館就之嘉靖初潘

命穎奉上檄改建書院菸今邑中迎就聖像無何易主  
之議行陳氏複迎回於舊館犬自來迄今五百年闹廟  
宇幾經焚毀聖像亦幾經遷移安而別館之就陳氏慈  
嫌其弗稱也於是更策等十有二人醵金舉息寸午間  
累至數百乃庇材鳩工卸故址復建書院而袍先師於  
其中中為廟四楹覆以寵室蛋翌靈也前為門題曰龍  
光書院仍舊額也後為講堂匾鑫仰且示所宗也左右  
列號谷若干悶便民業也挹彝港川滌以周垣護以松  
竹彷彿昔日規制之盛始囊拳攀年之八月迄於十有  
一月而功告咸乃卜明年冲眷之上丁移奉聖像於廟

敦不俸登圭其祭犬以犢先入既墜之緒娃謂孝思以  
敢稜學檄案之所是謂義舉以光先怖敷百年之廟貌  
是謂盛典可不謂賢哉共同雷孔章之得寶劍也一以  
自佩一以遁娠茂先久之張失劍所在而雷之子佩至  
延千劍忽躍入津命泼入求之已化為龍兩相蟠縈夫  
劍以一物之神其合而離離而後命街如此而況於人  
乎見於神聖乎今書院之側套池在焉二公廟食訟薪  
與書院俱永也踰宜雖然敢之者天也成之者入也志  
稱書院在宋時晦菴朱夫子避息頗久一時相與如于  
去非盛湿郁昔稱傑出元本宗名儒植為之主教其弟  
子最著者若朱學士善以相業名國初甘布衣惟寅以  
文行重鄉評而陳氏之光若泰以賢科試邑博士若昭  
以甲第為名御史其流風餘韻至今濕鳳動人則以得  
聖人之學為依皈故也豈徒瞻其廟貌望其官墻云爾  
哉今日之廟貌富墻宛然如昔而吾夫子之道大籍具  
存師者果孰為朱晦菴陳公植學者果孰為于去非米  
備萬輩真礁乎無負於天敢斯人之更會截登不敏學  
愧前員叨王斯臘不無屬望於同志者因記者院始末  
而特及之

永便倉記

唐大章

歲甲戌邑侯謝父母之掖吾豐也蛻逾一載且報政犬  
侯勤勞拮据允釐庶事如卻流冠設臂兵築河攏興灸  
館翟義塚迺橋梁每一建創輒我百十萬錢禾瞥勤支  
額糧而民簡亦無所加派惟是清介色持一切差贖常  
例之貲毫不自潤而諸要務畢舉至是新倉復告咸云  
邑舊有倉三一便民倉描驛之右洽江而下復一日郡  
家倉而又有西倉則距城十里且逾河而至於隔岸三  
倉散列修圯不常啻有臨此之繁民無轉輸之便亦以  
巡硯多艱奸弊百出識者素有遷移合併之議侯乃卜  
地於東城之外筠之頁始集基孔疇取材厥復有門煥

然有堂肅然困愿疇階如墉如櫛背後枕藉大江蔚起  
肖閣自章貢二流涯入创浦下有龍山哭兀砥柱屹然  
斯倉扼要而窺其奇山川皆拱揖如帶盍已搜形勢之  
盛而極耳目之觀矣方侯下車來博探治要舉是役為  
先圖獨工費浩繁英可借箸適查本邑遼米正胸六千  
五百二十六石有宵原奉都司定價每石太殘應支遼  
餉等銀三千九百一十餘兩分給批頭買辦頻年以來  
各批領價每石不及五饑遜米餘銀遂存五六百兩舊  
以充縣問公費之需而侯嚼然不染日此天假手於我  
而以咸官民之便也遂舉為疆始之費而又考糜里夫

每歲修築實微力祈汗里若干其餘則酌量而牧其漹不徇情而之請乞亦無流濫之費糜於是度支不厘向鳩聚惟勤兩越歲而工竣焉余為之志喜曰自古奮庸熙績充采惠疇之梧亦准興利除害克威嚴臟而已豐邑稅糧甲江有敷十縣滯喇二米盈十尊飭常歲例派富民充粳收轉連之役迎川奸究之徒囀桶包泊觴濫厄漏斷折哄常究至解官被其羈愿長命因為殿最凡皆三倉散列煎小盡其制俾官司之耳目無由專而稽察無由審也篋茲合而一之衲粟之足正其磋釜報官之數驗其虛實在庾之粟辨其更楛弊絕風清只安事

簡而朝廷得應時以供其歛散侯之績不最著乎昔部饒為漢室元勤芬以收租巴蜀給餉脰中樹不朽駿業方今中外多事國家養兵於北待食於南軍需圃之重務也而侯是彼豈得已也哉然非本無欲之衷因脖裁省以急公事則雖以有用之才鮮有能奮起而圖功者此周官以六計弊羣吏而概先之以廉頁有故也因憶今春匙職之期太宰凡綜玻吏治展以卓典特聞業爛然莫掩其各肯轉瞬膺特簡入主國是弟以恤整者愉天下則凡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豈獨豐之士屁為然那是惟余有望於候遂書之而以為記侯名龍支別速

橋柬瓊山人登戊辰進士維臍參畫則署儒學教簫呼  
舉人鄒淑型司制陳一攢羅園佐贊理則縣丞阮背亨  
劉風逮土簿黃尉綉脩砮典史胡向華王世德董役則  
原任浙江海鹽主簿李肘月庶天府都稅司大使熊應  
乾例得益書

重建，縣堂記

萃 奐

古之名火類有所建啻大則湖陂隄防小則溝渠道路  
雄隘則剛堡城陣風流則豪亭池館撫其遺跡慨然想  
見古人之意不以宦遊自荒譽一舉事輒思典天地龠  
怒如故後世思其功繼其志乃得久而不廢遠而益光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十四

焉竊薄陵之為吏者則曰我三四年便舍去矣暇建置  
此等嚙何古今之殊也予來豐有熊坊埔者當頓吉之  
水之衝歲時潰決大為只害子沉舟載石荷鋪橢而先  
之可幸至今無患建學立倉亦次第就舉而縣治之皆  
則戊子兵變所焚而壞者予欲搆起之或止余門工維  
艱哉營室勞民盍以俟後人余曰不勞只營室何如於  
是不以一木一百煩我子弟而告竣事堂既成豐極而  
遼寧廣以密高以深聽治于斯用肅膽魂足蔽風雨且  
題之日畏岳堂以識子志兼咕彼人焉士大夫稱引誘  
掖以予有類千古之名吏予謝不敏子所慕者盍郭林

系一事昔者郭林宗每宿逆旅禽掃除潔清後至者免  
為林宗宿處古人整理辦帕之才不道逆旅如此而令  
之人君官反如逆旅予圈趣恥焉而不欲道時雄順治  
乙禾年八月吉日

重修儒學記

睡履敬

今

大清定鼎寸有五年我何侯奉

大子命來蒞茲邑甫下車聞民疾苦地方典礪磚遂慨然以  
修建學宮為首務日肩虞三代之盛所以廣教化美風  
俗莫不巾於蹙學明偷今盟型邑也自府承撤遷治於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十五

此具瀾或陞為州或仍名縣靡不有學學有廟所以祝  
光聖也有鷹所以爬先覺也有戟門城門左有名宦嗣  
所以報功德也戟門右有鄉賢嗣所以崇先哲也又前  
有孺星門門以外有池榜曰泮官所以倣古請候頌宮  
豢義也役有堂堂曰叫倫博士弗子所以考道而問業  
遵古帝王教以人倫之義也堂之後有樓樓曰秀傑塑  
梓潑柳像于其上所以佑破斯文者也樓之左別有嗣  
嗣曰政聖所以尊至聖所自出也今廟貌僅一魯靈光  
而所謂若嗣若鷹若堂若恕者肯傾九剝落鞠為茂草  
其孺星門泮池又與陰陽家訟不合春秋何以嚴肥事

師徒何以相教授四方來學之士何以觀感而興起乎  
爰具狀申請阡司道府盼總督三韓張公秉餓撫江以  
為修葺盛舉也其村用工慊之費并千數百金不可豐  
值兵燹之徐繼以水旱何能辦此公遂插俸五百兩以  
為地方倡於是侯捐貲八百五十兩丞尉學博暨邑中  
薦紳孝嚴子衿之好義者各捐貲不等共計得四百一  
十兩奇審候乃諷古耗荫學宵借博士弟早貝相與考  
稽俛度協以陰暘庀材鳩工于廟椰丹麓焉於政聖嗣  
明偷堂雨韃暨秀傑樓則次第重建焉于名宦鄉賢二  
嗣則椰飭莆池之在內烈外者別前其門周以墻使歸

內焉泮富枋則遷之池以北而加壯焉是役也梗始于  
己亥之冬構成千庚子之春大備於

今皇帝二年季夏之末通計費一千七百六十兩有奇而一  
九一椽不以及民諸士以其關於一邑典廢之大謀勒  
請石以垂不朽屬履敬記焉敬不敏竊謂一代治亂由  
於人溶人心邪亞由於教化成之則為風俗興之列自  
學校昔支翁治蜀勸學立教蠹叢右國盡變其俗先大  
夫象山於鹿洞書院講君子喻義小人喻利反覆痛快  
一時學者無不流涕褐女安謂畝畝煎鹽版集豈必皆  
由學校而世不盡伊傅其人然則人心虱俗教化係於

學校之興廢寧緩圖哉

今天下中別一家車書一統海隅日出無不來學我侯  
助揚

朝廷德化申請上臺首先修學俾宮墻泵奠矜式常新士  
之遊茲學者申明倫堂則思父了何以有親也君臣何  
以有義也夫婦何以有別長功朋友何以有序而有信  
也登名宦利則思蒞效土者泉矣何以有祝有不祀斯  
必其能興大利者也斯必其能除大害者也斯必其能  
寓撫字於催科上以急公家之務下以籽小民之力者  
也井然則否登鄉賢碣則思庄淤鄉者泉矣何以有耙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十七

有不祀斯必其講學洲理羽翼聖賢者也斯必其豐功  
偉烈利賴社稷者也斯必其行修言立懷義去利無得  
罪於鄉里者也井然划否如是則敘化日以端人凶日  
以弭風俗日以醇有不在家為孝子在回為忠臣生則  
為地方「祝歿則為鄉里俎豆者乎此唐虞三代建學  
明偷之意皆我侯申請上臺首先修學以助揚

公朝廷德化之意也厥功額不偉哉侯名士錦號畫生浙江  
建德人登順治己丑進士其一時共事丞趙君達大興  
人尉王君建山陰人敖諭劉君玉鉉大廈人勸導劉君  
乾生德化人莆署敬諭事舉人王君演元彭澤人原任

勸導方君期星龍泉人勳力以董厥事則文學丁生恒  
暘蔣生廊陸生宗楊生蒿里黃生起鳳例得併書賻在  
康熙二年癸卯孟秋之吉

學田記

劉象賢

古之造就人才者不徒曰教士而必曰養士萃惟是涵  
煎蒜陶挾其自化已茂所謂糜氤資斧之給盍無一不  
曲為之計自三代以來懸之命甲莫之或易而踵事者  
增華亞不妨以意為之制也豐邑舊有田三處共計二  
百六十餘畝係前命謝蔡諸公次第捐置以贍士子膏  
火然代速年湮有名無實通足以供中飽而已余蒞任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十八

之初即欲剔釐此田議於邑北之龍山書院設立義學  
以田之所入月克館殼諸費餘則貯之期屆賓興優胎  
觀光諸生而箴科兩試花紅獎賞亦取給於此區畫已  
定商之學師盥闔邑紳士分以為便然爾時隄務孔迫  
而修學修城諸役又復日無卓晷是以因循木果去年  
春恭逮

恩詔下頒

賜帑值省命特開書院余因將前議力請

列意得允遂毅然舉行以仰佐我

皇上壽考作人之化于萬一爰為條例十則并將田之號畝

租數勒為成書以翹侵漁以乖永久先是余承之碧之  
斬水因蔣有興賢莊從而恢擴之并破落籟俊莊以噬  
文武士予今茲之役其規例條狗雖微有變通則亦以  
治斬者治豐水無失乎造就之意玄謝

均甲碑記

余傀吭

差雕漳延安袱芭千敬百年孝宋志媧已止八坊一百  
七十二里至明皿統猾然後燴為九坊三百六十六里  
豈制竹養既金齒浙繁亦榆元臣皿攤沪浦陞洲怯  
義歟嗣後差役繁苦繼以兵燹又田糧浴額已非一日  
重剛叫一方式夾語爽地大而不耕非其地也民不若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五十九

於土非其氏也則常今扫而軫念民艱惠鞍井里孰有  
重於均差者哉我何候奉

天子命來尹茲土刊車後隊吾邑中父老子弟而問旧地方  
制割興革者幾何事頻道而不得其所者幾何人定頁  
別惠此騎黎者何德之布也叹林林之聚虛而托處者  
幾何家趨租畏役而轉徙於四方者幾何旅行長吏之  
碾以甦積累甬柯政之從也食日我侯蒞任繕城池以  
固民防新學校以作士氣修隄增以禦水患善政禾易  
枚舉也今

土龍飛之藏百廢維新日者修邑志莆蠲恤完里夫我侯為

吾豐討久遠至矣哉乃

朝廷嘉悉元元胥普天之差役盡均之而我盟戶多流亡  
民多偏累胡

朝廷德意何刈相血延膝而言曰均差便均差誠便也而  
或以為難何也先壬罔民授地英均於井田畫域分疆  
莫灼於封建然難役於三代以後者有其人非其時難  
也有其時井其人尤難也後世以經界定圃以人戶定  
差以本閭确甲事至繁瑟而推其平均天下之義實與  
封井相表裏則議均於今日不滋難乎或曰從丁便或  
曰從糙便或又曰丁多困苦鴻雁哀鳴划從丁之難也

或又曰豐土甚瘠科則觀他郡邑加倍則從權之難也  
不知差役之累由於里甲之空虛里甲之累由於戶口  
之逃耗或又曰宜哀多以益寡而附近者不利於遙分  
或又曰宜併圖以濟虛而併多則不免於折額是分圃  
固不便在民已而折圖又不梗在官則均差之難也侯  
毅然曰均差固從民便也追問不便在官哉善變法者  
譬諳琴瑟有不調必取而更張之所謂更張者諧其聲  
音此其節奏俾從律而止頭必改叛易柱析桐破梓而  
復完之也則議均於今日亦期便尺而止德責

罄天子嘉惠元元之意足矣奈何命不便在民哉昔尹鐸派

骨陽拔戶敷而稱賢至成治膠束增戶一而得她由是  
覘之固無樂有全里之虛名而使斯民叟重差之貨痲  
啼胎已几輛戶之法當戶口盛滿而議增則常戶口凋  
零前議碱况词額雛膀丁桓無終省乎噫嚼截候舟裁  
豐討久速何其至哉攀候亦痒炙侯蝎精趙思避之  
久而後告成焉邑中剝袍士衿史君垂譽劉君连盛唐  
君士鶴文君可耙莆君炳敢睡君履敬黃君叔鉉丁君  
序珙范君顯砮楊君子廷李君郁竹君之成金君玉書  
宋君守詔熊君之翰李君基余紊说乾季者擎陞李生  
子蹲羅生人文胡生學浹丁生靈長蔣生廊李生市楊  
生九齡唐生金旭徐生時唐生金晉江生垣徐生光侃  
楊生名等頌言不值知候且夕居治行嬰等膺  
簡命而击將不及長撫艘此氏也相與捌石於文昌宮請  
于記摯予俯越之以見均差枷典共攀也則本兹意  
而神明之者維我何候亦有望於後之君子云

白公堤礼

众 軾

树德於民而藉言以傳非德之至者也德之至者不傳  
以言而言以傳此吾於白；遥樂得而有言也堤日白  
金者何中丞自公捐醬藥堤蔑德之遂以名焉中枣為  
网撫北為民典利宜也尽之德尹鍍食藏於是堤看来而

向之困於筑堤者長且久也堤屬聯之清江弋六七八九四都而南昌之豐城瑞少之高安接壤肯袁贛雨河之水交會於是洽河百餘里土田汙下烈堤為命歲辛己堤決水大至漂沒陽瘟無算厥後旋槃旋圯迄無年歲居民英敢托足膏腴敬萬頃草惟培之而按畝微娥帑於譜術無能竟區上下灾剛十番八年於茲矣我白公甫下車諮訪利弊以欢典除尤憾倦農田水利凡溪港支派湍蓄堤防宜游宜疏宜剛宜築飭所在有司查察於足吾三巴人士以斯堤請公單卓親臨悶祝慨然嘆曰民病若此不識蒞此土者何以為心力量度料物

工徒捐棒敷千金檄臨江太守汪君南安司馬毛君董其事兩君體公意櫛風沐雨經畫盡瘁始事於康熙戊戌孟冬趨己亥季夏凡五閱月而工竣於是嚮之彌望汪洋者原隰井然矣嚮之哀鴻嗷嗷者其究发宅夫嚮之蕪穢不治者黍與典而稷翼翼矣三邑之人德公無己田而食口此裁公賜之食也蠶而衣日此我公賜之衣也屋而君日此我公賜之后也閭井洽比父老子弟歲跨斗酒相勞則日吾儕之保聚而安全者公之惠也向囂戮井此堤之功妣又指其堤日此非莆此之堤而哉公之堤也此白公堤所由名子猫赤己也且將勒碑

以牝之馳書走二千里乞余為言余以桑梓受庇所觀德公豈有異情幻茲不朽盛事微鄉人請能已斂言乎且夫工築之役固非易事守土者每畏而委之日非舌咎也否則日非子一人任不然則日為之無資奈何嗟乎國計民生之不可問盡此三言中矣今公切飢溺由己之思捐清体以衛民務蘇久計無遺後患盍反乎三者右見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抑余聞是堤屢修屢潰每風狂雨驟若有怪物昂起頃刻木石俱沉公咸為文祭蓆而後興工工成歲餘風雨不為堤患是泌至誠之所感竽非偶然也余吏於浙憫浙民之久罹旗毖集塘為捍經畫累年卒未有效以是益欺公之才德為不可及遂忘其回陋而不禁有咏乎其言之也自令以往常有公之堤則亦常有公之德常有公之德則亦常有余之言余言何足傳其亦藉公之穗以傳也公諱潢號近薇奉天籍歲丁酉以中丞節巡撫江右汪君各清字澄菴奉天人毛君名士儀字抑齋浙江遂安人備書之者重公之知人善任而兩君能不負所使也是為記

龍山書院記

李基

古者天子疆理天下不能時巡而備鎮撫之乃使其豢肉之公鄒大夫監於方伯之國凡慶威戰陟采風閃俗

假以便宜而後從事故天子不必分治其侯國而侯樹莫不奉天子之意以為治此今之都督部撫所由肪也今我

皇上蒞治之三年乃三韓張公督江報政之九載董公撫江最黷之四載也江列郡一十有三七十餘州縣附焉土瘠民傲賦倍役繁上下惕息號稱難治我耐磨甬以嘉德昭以至誠撫疆域之遺黎哀鴻雁之久劬民有田疇力封殖之民有輸輓力蘇復之民有子弟力教誨之元氣已提太和在握都人士喝喁向風俗輯近古焉豐距省百里餘故為德易見而助施亦易洽亦擒江漠之被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六十四

化二南也食德忠報人情乎截嘗考之風雅矣無疆之頌托之乎登堂則下有不容已之義作人之思寄之乎飛躍則上有難名言之恩今

皇上修名實之政推重交治崇起經術猶頗股肱大臣磨勵而振興右俾輝娟之渚瀉鹵之沼煥然悉耀於光明焉不亦休與豐邑控省區之上會受章責之急流十里而下有山蜿蜒聳然而獨立有水淵澄窈然而深藏微風帶旭清湍迴澗漣錦成市光氣鋪模西則堯嶺之所達會也南則羅峯為之屏障也東望則枕雉帶堞風日之所流麗也北則建節汀淮思先河之功此固他巖邑之

所不能译者邑候額而樂之亟進葡父老商之曰此足以慰藉輩無疆之情笑一此足以效作人飛躍之義矣力今憑恃脰塞殘演頽決者何可勝敷爾邑介於九逢之衝民不見他事得撫此山高而水清也划甚矣上人煦養生息之德不可忘也于是諸艾老唯唯相血衰她程物考卜辨材為書院於其上額曰龍山看誌召也其他廊庶講室箋棘階垣鱗如翼如君子依焉小人硯焉事畢問記於余余今春季得通籍裕官沐浴雨臺之教澤者有年矣敢以片言鳴英盛乎夫泰山喬嶽奇星燭漠亢雄魁傑之氣不知其幾千萬里而培襪星渚相與剔

炙其埃而朗靈其竅碑夫霹者岌者鬱者紆看唇者隱看一旦哭兀章明形翠鎬癆尤萬井天流之際豈非卞有不容已之義而上有雞名言之思也哉且夫龍者秭物也潤萬物英善乎龍變化名因之哉雨臺湛恩汪濊隨流而攘祈於和透互兀不留餘澤說在乎乾之九二矣至於亮葡粼淪龍沙遜英絮磅功赫濯廬阜培其高別文不爭此堂下之潺裳典畫地之丹碧失屬在盥士能體謠新宮選造之首支看妥域其秀心武者倍發其臭氣將要諳美久砒聖而丰裁識力表表蒿伋又安在龍門雁蕩之奇桐江天目右麗不幾與此陌不相下功

先是山有小亭稍可登眺無何蒿荆籬豆硝景迷暘今更新若此豐人土咸歌呼牢觀焉然此蚩卿慰豐人土於一時將使社席之丙創履之列且至於後人見聞之所不及覆覩茲崖谷之些杏乎沙之浸莠日月之所激射波流之所迪湫莫不低徊俯仰想麗臺之功施風烈於不衰也睦乎宣上達下者邑侯之責也炙思知報者庶人之情也考天而登者紀戴之志也三者備而龍山之各已大於天下矣是舉也為贊千金有奇皆出通邑義助工萬計半局子來鳩工庀事則邑弟子員匿官楊鶴鳴責起風范炳宣李桓一雲靛丁玉范瑜楊九齡徐捷楊萬里丁需唐金旭唐金微共一十四人綱維總持則邑侯何公也于是乎訏

沙朔菑嗇司

丁堯奠

環整背水也城之內有大紉注於東南者曰沙湖形象言謂水之所聚氣之所止邑之靈秀鍾焉余先八自宋元以來環湖而居遂得專有是湖湖之每一姓得專之面朗之揚靈翟秀者未必非一邑之名勝所關也苴考之舊聞其瑣多有可紀者湖之東北自唐作泮官於斯面挹支瀾一碧萬頃啟色之人支秀傑毓他邑為攘白淨宮洽明而西有盛家洲昔朱子訪盛濕如先生之敢

址也詩所云萬頃波光涵宇宙敷間茅屋老春秋者其在斯予當湖心之中為雲洲傑閣踦然在焉光祿確質軒公淑建以藏誥劾之所也洲上此屋而居者肯光稱公之子孫魚鱗此櫛宛在中央今皆徙去無存者覓葵燕麥之戚不獨自首為然也湖旁有星堆上構凍亭顏之曰一草岸以西為五花閣苗少參澹園公宴遊之地不及百年今已鞠為蔬圃矣折而南別余之家廟在焉寢室之上有樓曰毓秀瞰臨湖上登樓而望則湖之全勝若在懷抱旁建家擊首李見羅徐獻和兩先生會講學於其地枝誦之聲疽與湖光書屋霞荷餵問浦軒相

積無閤昔之流風何以至今不嗣也但故者相傳雲洲舊有土豚自湖中蜿蜒而達於岸今淪沒於湖其陵谷變遷之勞使然乎然而湖之靈秀自若也嘗試登高而望樹杪雲飛波乙月湧魚躍於百尺之淵鳥翔於于伋之表當有自得於疏瀹性靈之際者而見昔質如朱于輩皆理學一豚之源流也碩望如光祿少參請先達又人文千秋之淵鑑也生斯土者慨往蹟之就淫思籽來之振起則所謂伊人在水一方看又將有在焉不然雖雲夢具區孰為溯洄從之哉

今園家當重熙累洽之時崇儒重道

特發帑金重修闕里

交廟規模壯麗金碧輝煌為千古所未有凡直省州縣無不仰體

聖天子雅化燠焉興修學官誠以聖人之道如日月徑天江河行地固無在不然而作典仰止磨庸人才必於是乎寄豐學肇唐永檄越朱粘興聞雷侯繼遠避今所代有修葺

國朝順治庚子後閒亦整理不過稍加葡苴卑隘簡陋不足以蛋聖靈而肅船典是邦人士屢謀重新以役鉅者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六十八

大米果行于雍正乙卯永鐸斯邑展謁之日為歎息者敷戊午仲冬集紳士議同請於邑侯監利楊公得允明年夏好義者踴躍輸金自李生堡捐千金而下或百金數十金不等黃生道遠李生仁熊生新月周生書李生吐尊往楚往皮劣道購材擇吉典工始於己求六月告成於庚申十二月共費銀大千兩廟制豹高四丈五尺縱計六丈三尺橫計入丈五尺兢舊址增築五尺高燴一丈六尺縱琯一丈入尺橫培二丈週迴繞以石廊南監大成殿牌坊中設天宮上覆黃瓦脊用連珠龍吻四角鐘鈴愁具如制各楹皆累陞料而上飛簷唇出高鏡

聳控之勢頓使遵湖慨其映照雉堞改其森橫遼瞰猴  
舉之雲邇凌故縣之塔壯哉皇哉吞輝挹秀於龍山劍  
水間矣稍下為露臺址移前一丈增築四尺縱三丈橫  
六丈五尺均石三面為扶欄閼遭有五旁二中三級凡  
九視舊縱墁入尺橫墁一丈二尺求西分列兩廡翼以  
祭樂二器庫暨齋宿廊各翰擴人尺臺下為三道亦石  
糯星門徙衙二丈檜築二尺豹高二丈七尺仍莉名宦  
於門東嗣鄉貿於門西洋池徙前三丈戟器之池有  
橋有扶樹上有坊扁日淬宮找門外越二丈五尺屏以  
石垣左右各筋門崇聖嗣址仍廟東北規制悉易烈新

舊無魁星閣砥祀其神於秀傑樓至是始創建於廟東  
南舊時材木磚石剝朽敗殘過牛所存春亦不稱選第  
供匠役炊爨及臺基柱礎下墊築物而已凡諸建置取  
材必更伐石務堅樸新之後丹麓攸暨度築之下百堵  
具興豈惟烏鼠去而風雨除哉監督凡二十四人貢生  
朱筒文甘粳涂叢桂余淡川范茵生員熊新月夏榮楚  
周書唐光雲芋吐尊李渭胡山丁正模周起凡萬億陸  
廷樞鄧之材黃廷柱鄧學海袁煥監生黃道遠李仁李  
陳割雷桑更番粳理自備供給糠毫不尠公項而勤敏  
幹辦視與家事無異自來任公事者亦未有如此徹底

澄清爭先恐後者也夫新廟順萬民之塑蒞泮敷彰十  
之心由是仰瞻椽題俯對几筵凜然見聖賢之不朽思  
道德之有光而交相濯磨以抗迹彳秋庶幾無負我  
國家隆重學校之至意若謂敬修廟袍用降女福蛋侑靈  
爽默敢人交徒藉斯皋為發群科目者計則猶隘乎其  
為見耳是為記時乾隆庚申嘉平月吉日

豐邑城內溝臻記

楊志道

事莫忠於更張而尤莫忠於因循苟有便於民者而徒  
自安於遷就則前人之規畫盡湮而因循之弊遂較更  
張而倍甚余自戊午蒞豐兒其城郭宮室頽靡不整者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七十

難以枚舉而最急惟築防之役石土二工帑金費萬以  
地居下流之衝而勢難獨當也邑既瀕江不惟在外之  
水苦其奔潰即在內之池潢溝渠又多所剛塞每值大  
雨連綿國彝淹潰道路汨波幾不得所歸宿余訪之敖  
老稽之邑乘已知溝有支有幹支分千百幹則東西水  
分三道俱以縣治為主由後而前層層曲折環驍外則  
各有大德束其束由束碎巷經丁家巷學背各湖通黎  
家圍出東門游逆流而上達學前各湖入蓮湖沙湖象  
鼻湖滙於會家湖由潦出斗咒同其西由大西門順流  
而下人陶家巷輕陸茄湖肥椽湖南禪湖以睚於崔家

湖出斗門閘又西北最高分流以建勢蓋朝南膛治背者雨注懈眼池入硯池湖滙於會家湖歷花橋者一支由後巷并入陸茄湖一支由仙青巷滙於崔家湖總出斗門閘為宣洩之所今昔盡失其故道益百有餘年矣無如外勤築防不暇內及越明年築防畢邑紳士遂以鼎新學官并疏瀹水道請幸而學宮觀紳士主持捐金數千兩巍然一新焉至疏瀹重役方為民力恤而士民咸言時不可失事有難辭值又中丞岳柴戟遙臨親覩江隄工竣部諄諭城閃水道務加疏瀹余復申明各憲俱念切民瘼俯賜俞允一時勃其成者王少尹鎖傅尉

施姐及各種士盡力勸督不避暑雨遂不三月而泥沙之淤者以決橋列之圯者以修市升之所竊據隱匿者以還而水涓涓有歸宿矣且夫水之有脈絡也猶人之有血氣也人之血氣通而後精神著地之脈絡貫而後靈秀發古者營建都邑司空必先厥司徒相陰陽而觀流泉覺自然之勢固有不可阻抑者宜豐之學士女人咸聞而樂赴也工竣之日固邑因以奏功之速而欲刻回以示後余以因人之力相土之宜順水之性此固非作而致之也嗟年前人創之而余踵而行之則目前之水可兜於閉塞使延之百千年而茲之疏瀹者復忘其

替蹟則又異時有志者之所抱恨也爰繪圖方位并深  
廣丈尺及董事姓名捐貲金精于左俾後之職斯土者  
睹遺丈而不以囚循果民焉斯誠有所厚望也於是乎  
記

徐孺子讀書臺詛

唐光雲

出束城去走五十餘里則梢山面目出焉浮青族擺延  
望鬱慈崖峭於南荒臺牛壁卸漠高士徐孺子讀書處  
孺子世后山下路故由山下之隱溪入隱溪者亦以孺  
子之隱而名之也臺基廣十數丈磐石牛厭側注小池  
空明一片間浮黑黠莫識所以西為桃花齧石屋石狀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七十二

有湛流從上懸洒書院在臺之北久湮於野蔓荒榛幾  
迷故址聳然峙于臺東者山號三角狀似髻古仙浮邯  
翁憇此焉十里之遙更饒翠另迺鳳將九雛之所臺之  
五對惟是爾最登是臺也遠霓近矚盾巒竣拱匹練夾  
飛幽花釉草娟媚宜人洵為佳境先生當日吟哦其間  
俯仰朝暮或嘯風而颯嶺亦弄月以臨池且擲果以調  
猿更撫琴而引鶴雖嘗楊下太守之署宅卜東湖之濱  
終無以勝茲臺也嗟乎窮經將以致用堯舜君民事業  
如先生者詛不念之僂一繩無以維大木之顛構山中  
早已見及矣讀書而不以書用并不以書傳異冥鴻飛

卿壑以老易曰君子且幾而作不俟般日詩曰既蚂旦  
哲以保琪身椎先生斯不愧讀者人也干啟年床飲英  
風者蔥墟概喟猶恍然胎警欺於蒼翠問共將孰書以  
問之

改建關帝廟記

末懷拭

關帝生秉浩然之氣至大至剛故其焉神也替露慈蓮  
徧中國而逮遐荒雖五尺之童無勿知無勿敬也我  
朝定粟以來顯應最着崇奉亦葺隆春秋飛以大牢都省  
郡邑罔有或越典侗鉅歟弒作宰二十年主祭尺七邑  
所見廟貌雖不同大抵肯有專所獨豐城不然寄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七十二

帝像於頽蓓創江書院如箕人之儼做揖荒涼可慨至期  
展祭風雨莫避跪拜不能如儀其侵尚可言哉拭初與  
邑士夫接郎欲籌所以改建者朦不敷月以病去遂不  
泉乾隆辛酉復補豐命向之心惕者思以身任之羨率  
鰕尉傅繼祖集鄭大夫士民量力捐助就書院故址除  
舊更新拆狹歧廣正殿宏深壯麗前為丹墀大門規模  
寅廂後為姐殿殂殿彼為春秋閣閣後垣置餘地隔以  
垣垣役又改建廳廊為冠益駐足處詐徒飾觀也庶幾  
祭有專所足以展敬焉耳約贖百金二千餘雨越四哉  
而始咸公皋儉掌之命墾官洲若干畝及各生捐田若

于勩以為常住建事甫畢遭有亞安之遷竊以數年心力磁茁不可鐫記以勸後且任事者舉人唐君際貢生涂君叢桂范君蘭生員夏子柴蓮勤勞廉慎例得並書

蔣氏義捐學田記

頭錫鬯

今之郡縣學古鄴學也古者此間族察皆有摩台以唇諸生置娜師州長黨亞族士此長以教之造士之法既詳且墻而養士則取始於田故周禮有土田昔入悞解日圭田夫圭田則大夫亦有之不專腐之士既專屠乏士其筋學中養士之田無疑也自元魏廟祀聖人後世仍之而祭重教輕矣有明以來諸生歲增食像者限有

額敷而虞之亦蹲塹入建庠舍以居請生而又無吼割之故學者未由得聚於學設官造士名存實喪人才之所以日降豈無故而然苛毯則岐廟傾頽修葺無資守土者蒿目而已合之學田出於士民所捐助勢不能多豐城學感舳賦銀三饑屯分今蔣氏有硯一宗建大明亏捐置寺田一百一十五工玖分近因奸佃謀占寺產還僧伐樹雨經縣袂究治於是諸生蔣雲鸚貢生蔣刑元合族公議存田一十七工五分以贍寺香火餘田九十入工四盆啣捐入學宮庠士公議是請示為歲修女廟之費詳府報可其佰每歲競殼一百九十六担入斗

除炳賦及收租脚稽篩餘俱存學以為不時之需夫人  
斌鯉奠所有留之必得其處乃為道之所許佛氏屏棄  
五偷以為城普濟泉生似兼愛合楊墨無父無君之道  
以欺世而術又甚狡粗之為因果之論以戒鄉民精之  
則楞嚴七處微心自古聰明才學之士往往入其殼中  
那論誣民其害慕灰洪水猛獸既不能闢而又益之田  
是火燎於原沃之膏而助苴馥也今政而歸諸學於義  
為九余痴天蔣氏莆君子之能徙義黜邢崇五而不終  
藏於異端也或曰田入祇固久矣便莠奸佃作耐則賂  
為釋凡所有尼山聖人烏得而有之其卒歸於學盜亦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七十五

有嘿為之相者殆非人也天也或曰自魏晉以來人主  
戒於佛氏者不少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今

天子聖神文武扶聖道闢異端經丑而民興致蔣氏諸君子  
曉恭於邪正之辨而翻然卿取吾學之得有是田非天  
也人也是二說余皆然之時乾隆十四年歲次己巳季

秋月

七星埽記

袁守定

贛水出豫章南野山谷問行二千里挾千山萬壑之流  
而逕遭邑城西又折而城北盡南霸袁臨吉誦水之到  
也城之上游有山名黃金城峙捍西岸又有苦竹洲槎

拖大江中其沙日生以激水使東於是五郡名水盍齧江之束岸而豐之城郭受其做失每眷夏永決大江北流彭湃蹴地重湖南浸潞肝滔天惟長隄如線孤欺若尤浮巨浪中而僅得不沒識者環覩城邪每有民其魚寒之竊嘆砸考舊志官是万笠是鄉者大都拳拳於水患而建議有三一日開西河以分水勢而西河既開則安沙壩以下碗田數千頃盍為水皂而民病於食一曰遷縣治以避水鮮而發城干吠烟火萬家非余莘可稷之物且城可務而環城定填若田必不可族勢瓣畫乘之以予水而所傷滋大一日鑾蚩竹洲之士貢敖蒙湖

烈殼水磬舞諭隨鑿隨淤徒勞罔益而舟戟河西之士番之河東用力艱而其費且不賃之敷者苗斷斷不可行而適焉民病然則為今日計所以保城若性隄所以保腥者性埽二者常相倚以為用舍此晷無更術也考舊志隄之建始於唐永檄間婦之建始於宋溶熙間造端於良有司而繼之者補苴增朵以各教一時之傲而只因得以處堂而無恙者垂干有餘年然不免逾時頽塌以重磨菌帑民力則大都假乎胥掾貳佐不能腥所事如其身家之事而又有私靈以其為功率不可些轟久此則為利之中又有弊者也歲庚午江省

大憲念豐邑第劇而僥水患素稱難治遴才得瑞金滿  
侯調蒞是邑下車之初首建營沮下石隄三十二丈及  
蔗坊石堤八丈凡動用存齎居天及官民捐助共一千  
九百兩有奇越明年四月城北營汛前舊隄托五月舊  
隄及館驛前新隄復圯門五月圯岸丙土陷其相屬之  
沙洲肯陷儿長五十餘文逼近城址墨尽方洶洶憂陸  
沉而我侯慨然曰民保於蛾城保於隄苟無城是無民  
也苟無隄是無城也隄矣而不埽是無隄無城也隄矣  
埽矣而不護隄是無隄無埽也於是以共事上詣當路  
大意隨荷驛憲李公親臨劫駱區畫善後之法若何建  
隄若何建堤若何升建護隄其問耄直伸縮高下長廣  
一一典侯熟計而預定之乃復於中丞舒公疏請於  
朝得允是皆各忠仁心為質體

聖天子視溺由己之意以宏瀋黃匿而七星埽之大功興矣  
徑始於是歲靛見水藩之時匝四月工咸凡建石埽十  
二丈五尺高二丈有二尺右堤四十二丈五尺高二丈  
有二尺護隄十二丈五尺高大尺名之曰七星埽者取  
斗宿相維相繫永永不傾之義也是役也動支在官鹽  
規銀七千六百兩有奇又親土運木不在估蟹者民捐  
銀二百三十兩有奇侯趣耙其事旰出育入口授手撮

敷月中晷無甯晷其法先於把岸塹土令平市長木為  
椿相擠釘之而裔其頂禾定罅處似碎石和灰築之饋  
堅平如布石然然後撕石穆万鱗披絮砌如是者植根  
固矣街恐其列倚也用巨鉗七星列石砌中以其呶丙  
向挽石而鐵繩貫其端維之以柱其月心精密宜萬世  
鞏固由營身親之不假手於人敏工程堅而所費希金  
錙銖得盾之寅地有大利而無小聳也工慨竣邑父老  
樂其利賴歌詠其德屬余不文之言以記其事余匿備  
述豐富當五郡奔注之衝邇值西岸之州日長可危君如  
彼而滿侯之孳孳為民捍患克副各恩之委任者如此

豐城縣志

卷之二十五

藝文

七十八

陣俊此者觸目而知豐之可患與侯之可法深慮而豫  
防之不至以敷十萬生靈委之大曼是則區區之志也  
夫滴倭諱岱字符青號筠拳滿洲人雍正乙卯科舉人  
由瑞金調繁為今官

邑侯滿明府清理錢埠槓弊記 唐光雲

邑侯長自滿蚤蒞豐之四年為

劍』 臥極之十有八年也歲十月地丁餉解報竣邑薦紳諸  
君俏父老數十輩過余屬記其事艾老則前致詞曰吾  
婪田賦劑甲江鄉往者地丁翰籮戮不及半越春徂夏  
珂提四剮畔囂隳哭雞犬為之不甯長吏之庭桁楊之

聾弗絕焉屆奏報期猶僅僅中厭額求所為接年率墨者無有也泊侯之來悉我忠順陶我凋癡以擲字心朽催科法革圖差設滾簿艱罰万施追呼不擾豐之人感敬踴躍翰將惟恐後而一成之賦刻日告竣矣是舉也微侯之體國恤民無以成豐之好義微豐之急公奉上無以表侯之能官印倣翰串而上下相爭之道見焉誠不可殊無記記之莫如公直言甫已諸薦紳又前進曰父老言固善然知其一未知其二夫害之不除利何由典吾邑自乾隆辛酉以來微收之法之壞極矣胥苦隸耽加速虎奸逾旋死簿寅舞盤雞可究諳曰月腹劊遠

使吾豐教萬財賦半以飽若輩谿壑攢若輩腸腹月一敢封始稍稍傾吐以相螟盜不足又粳期以侯之輾轉遷延如索道責聽其取辨葛莫誰何也常事者知其銖而事勢已成積重難反甚且肘掣手棘動靴有碍不得已而姑容定而又縱乏而彌縫之袂以當其身幸毛謹敗為慶奏報之不時方以痲民之疲且玩地而孰料其如是哉侯之甫下車也竊念古人有云致病者必推其病之所自來而治其受病之處散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共患之所自來而治其受患之處於是諮談謀度腿搔釐剔如鏡撥犀燃一切魑魅鬼城情態無不畢照得

其患之處善其救之方然後次第抵蒂奸法無濫無枉而事以定舉敦十年亂練濁流一朗解理而澄清之豐民定息去豐民急公奉上之奠面目出矣嗟乎不遇盤根錨野不足以削利器當像受事時倘盡發詣吏奸狀上之大憲闡之

朝伏若輩辜駢首都市籍所侵虧惟有糧之家是閃民雖兜無所措辭前之莅斯土者有典守議侯且得為局外之觀心力不勞而成功迅速豈不甚便而侯不為而甘為其難者是固仁人之所存心而其才之足以投艱道大亦概可見矣首李杲之命洛陽也猾吏畏眼劉晏之

治濕邑也百姓惠和益當年有所紀載故干載下因文考事猶赫然如聆政聲為愛慕之弗置然創題壁耙石之前能無望於夫子乎余日准准否否侯之造福吾豐者蚕矣三年來興大利除大害誥所設施難掌螺悉數無論余才謏希得盡彰侯之賢勩苗公暨父老所稱當道大八又稔知之方且第候上考而以催科得法除弊安民人

告矣將來不久超擢本命婪者為天下興莉除害豐功駿業勤鐘鼎而銘旃常者有在也匣區濡毫則紙以耙其一二亦烏足為侯重即惟是立法難行法尤難為之前

莫善其後他日法久弊生厥患滋穉舉候三載婆心頹  
焉辜負斯可階也大書於筒庶幾後之父母吾豐者披  
而覓之知豐民之忠上也郊此豐吏之滋舞也如彼體  
侯心而守候法使狐鼠之奸不復潛發以蠢乃政噬乃  
民則其所以惠豐基永侯利者不大』遠哉諳薦紳借  
父老蜚咸首領稱善遂撮其語而記之如右